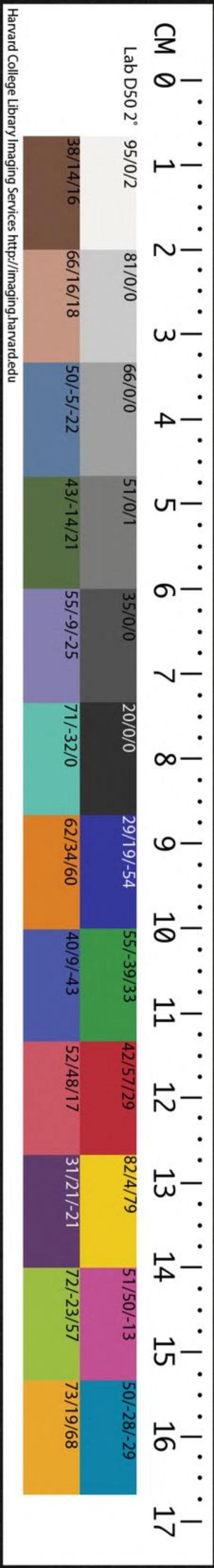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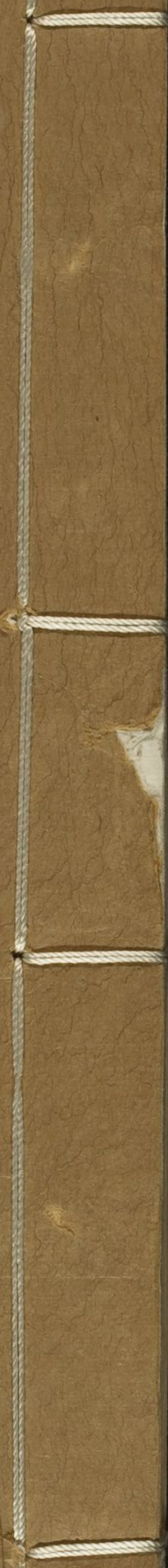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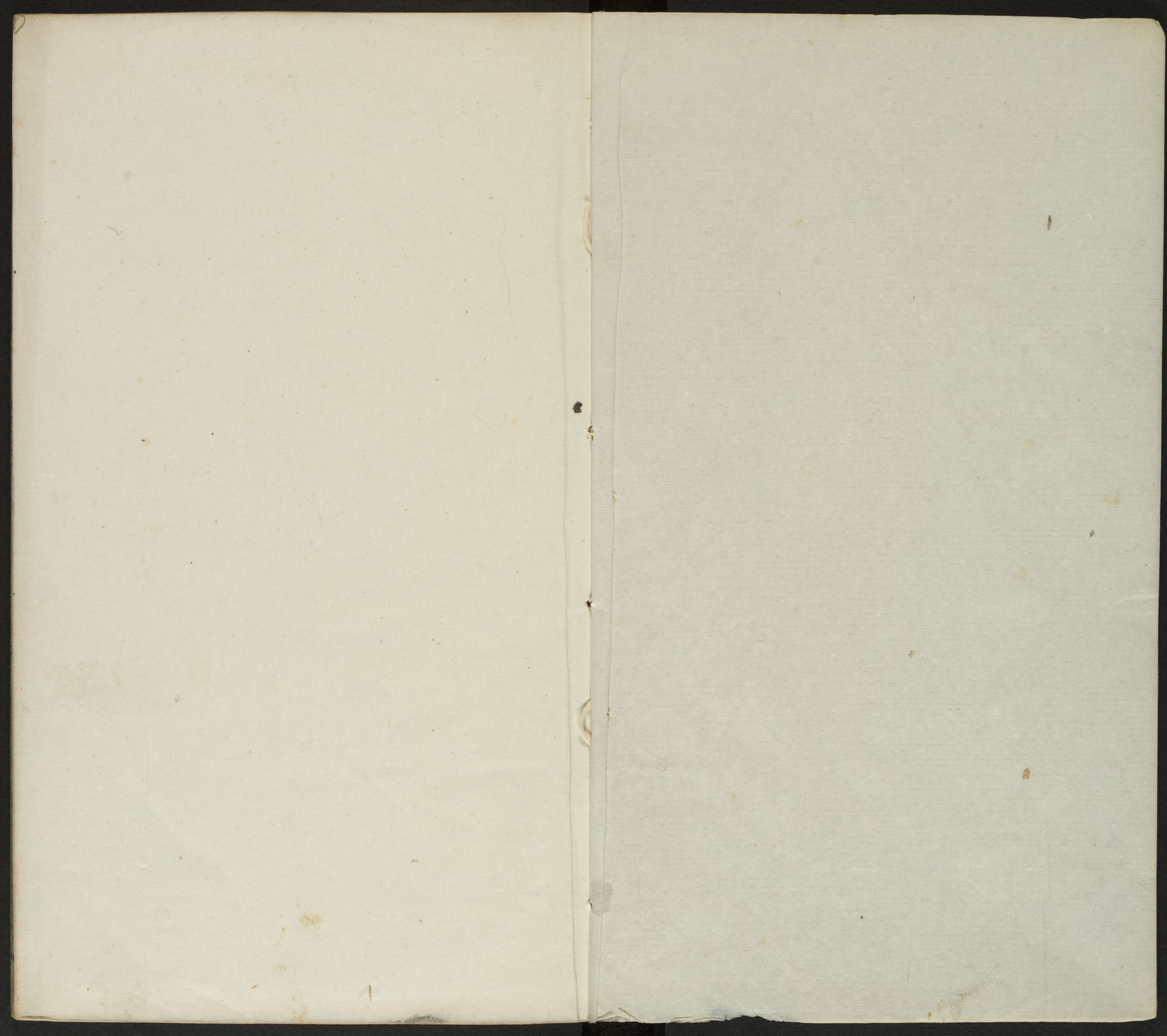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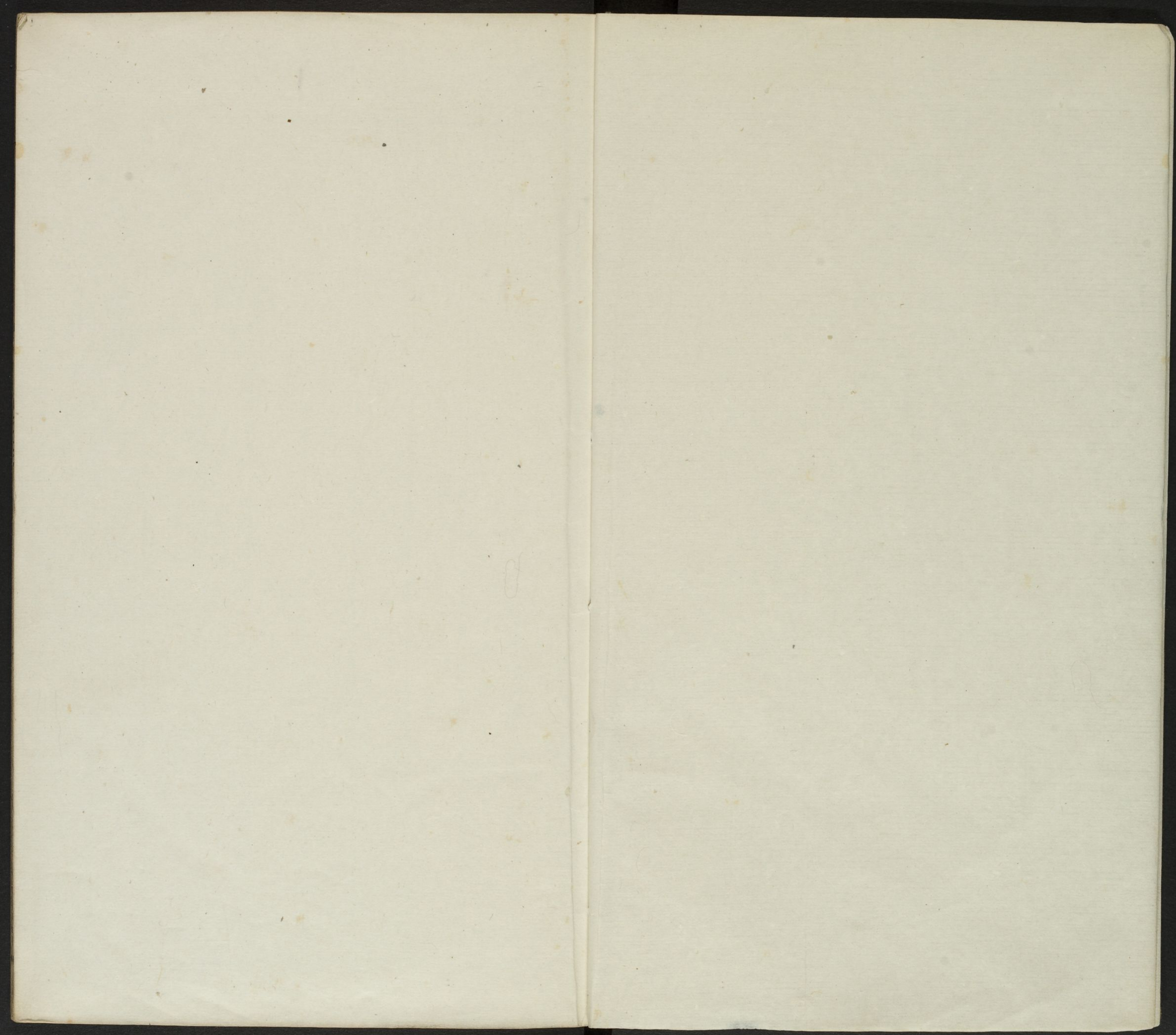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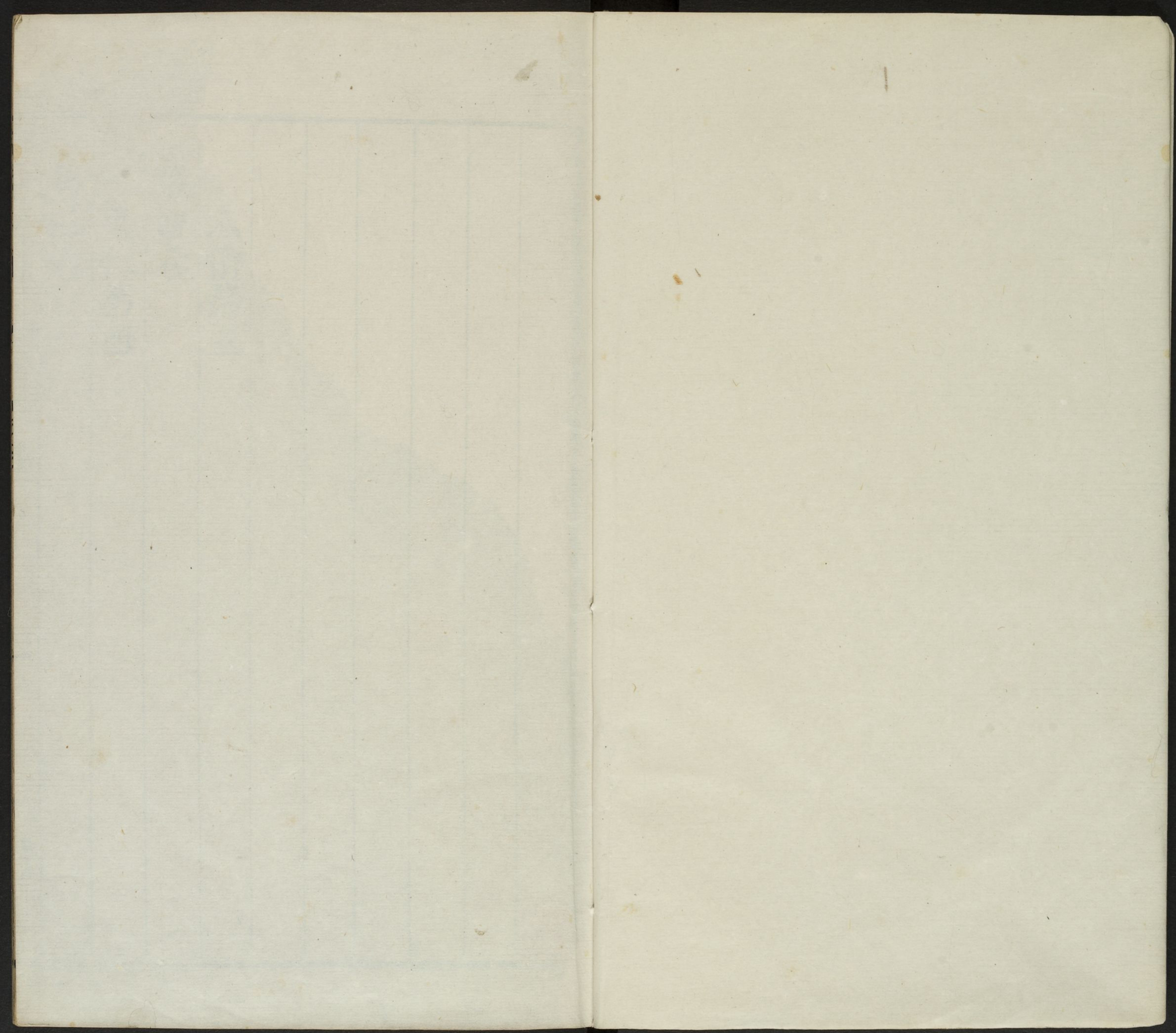
NOV 4 1957

T937/42481









八偷第三

第四卷

里仁第四

第五卷



論語

卷目

卷目

鄉黨第十

第十一卷

先進第十一

第十二卷

顏淵第十二

第十三卷

子路第十三

第十四卷

憲問第十四

第十五卷



衛靈公第十五

第十六卷

季氏第十六

第十七卷

陽貨第十七

第十八卷

微子第十八

第十九卷

子張第十九

第二十卷

堯曰第二十

卷目終

言言言

卷目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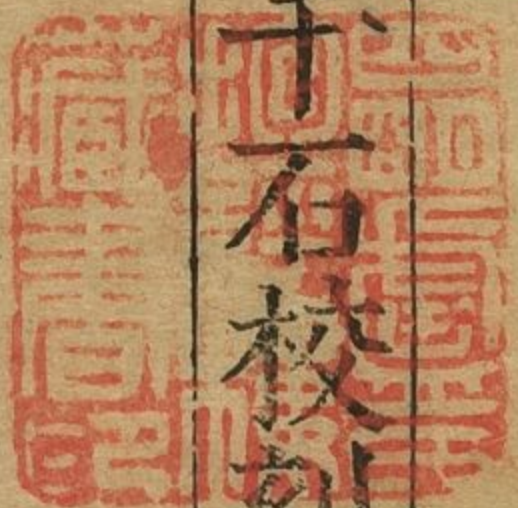
卷目

論語詳解

讀論語

京山郝敬著

男千秋石校刻



六籍自孔子刪正。學者尚未識要領。論語一書。則其與羣賢直指盡言者也。是爲六經之菁華。倫物之軌範。名教之宗印。士欲希聖達天。未有能舍此者。

論語二十篇。不單提性命大道一貫。原無精粗。聖人默而識之。故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庸言庸行自然妙合。此無行不與。聖教之宗旨也。今世五尺童子。勦說天人。于學未得。于道反損。蓋濫觴于宋人之理學。而

滔天于今日。道在秦漢以前。不言而尊。其在于今。屑越成話柄矣。讀論語當先會此旨。

大道神奇不越尋常。神奇莫如天地而易簡盡天地之德。神奇莫如人心而良知盡人心之理。神奇莫如生死而不二立生死之命。神奇莫如萬物而中和成萬物之能。聖人所以不言隱怪不離日用。但本分不虧。至道不遠。厭常好奇。為世道人心害大矣。天地所以高深。日月所以著明。山河所以流峙。鬼神所以變幻。聖人皆存而不論。四教則文行忠信。雅言則詩書執禮。下學而上達。百家之言。千奇萬怪。終不能出其

範圍

先儒以論語合大學中庸孟子為四書。其實未安。大學中庸二篇是禮書根蒂。離禮孤行。有偏上之病。孟子譚性命。距楊墨。以道為己任。未免小有崖岸。蓋為亂世無君父。處士橫議。不得已而作。士志於道。當法聖賢。平常至當恰好處。不須學其不得已處。孔子亦當亂世。讀論語未見其甚不得已。即此是聖賢分段。道有偏全。不可不察。

讀論語通覺。天下無一不可與之人。無一不可處之事。無一處不是學。無一物不是道。宇宙自然寬廣胸

中自無間氣

詩書詳已。然無如論語親切簡當。隨人賢愚大小。如水行地。江河溪谷。池沼溝渠。無處不到。隨分汲取。各各沾足。所以為聖人之言。

論語無到底刻斲之辭。無一偏拘執之見。意思從容。不迫。道理活潑。無方。語上不遺下。語近不遺遠。故曰兩端非聖人不達。

洪荒以來。道術雜。而悠謬荒怪之譚。不可勝數。即詩書所載。若禱祀卜筮之類。雖文武周公。已極信從。至仲尼立教。一以民義為主。所講惟子臣弟友。謹言慎

乾

行。尋常分內。便與天地合德。鬼神合吉凶。怪力亂神。不語。命與仁罕言。請禱則曰丘禱久矣。居蔡則曰何如其智。問死則曰知生。問鬼則曰事人。中庸易簡可知可行。所以範圍曲成。為斯文之宗範也。

他書但逐字解。意思都盡。論語不須逐字解。意却盡。不得。聖人言語含蓄。使人自得。後世文字。肝膽嘔出。所以淺薄。

子曰。易之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通。夫子五十學易。故言行皆易。論語意思。正自變動不居。後儒專執典要解。所以

無味

聖人教人。兩端用中。因材答問。初無常主。如語敬。所以防其逸也。語知。所以祛其蔽也。苟無逸。則不言敬。無蔽。則不言知。不似後儒。居敬立本。窮理致知。教人定局也。

論語描寫聖人生氣。不徒記其言語而已。聖人氣象。溫厚。言語有風人之致。嘗曰。不學詩。無以言。故其辭不煩而意遠。如譏季文子三思。諷子貢言詩。弗如。回不欲勿加人。譏子路好勇。答黨人荷蕢。與曾點言志之類。皆從容悠遠。使人深思。朱註以淺近為主。微處體貼不出。自謂讀書直訣。其實木強也。

後儒將道理作題目。其蔽起于好勝。聖人心虛氣平。忘人忘我。無已甚之行。故無迂濶之論。世儒見理雖深。而涵養未純。執滯固我。理勝而氣愈激。其與人言。強直自遂。其著為書。競趨奇險。論語文辭。全和王節。與聖人傳神。君子所以出辭氣。遠鄙悖也。

二十篇無一語不會通心性。然竟無一字說著心性。所以微妙玄通。即此是無言無隱公案。

聖人不言虛無。以虛無本無言也。無言即是虛無。故曰。默而識之。二氏專譚虛無。夫虛無何容得譚。世間

一切見成人事物。理何者可離。若逃向虛無。須將世界磨滅。人物都休。無是理矣。至于人死。已屬虛無。乃作爲人天果報。種種幽怪。執以爲有。其顛倒講張。甚不足信也。

人性無形難言。論語不言性。孟子諄諄性善。故七篇首仁義。論語二十篇首學習。凡人祇緣不學習。疑性爲不善。故曰性相近。習相遠。雖有忠信。不如好學。桀紂若肯向學。何至爲桀紂。聖人不言性。但教人習。所以省辭說。此聖賢立教。遠近難易之分。

論語每言知。而教學多主仁。蓋知者大虛之元神。在人爲明德。德莫妙于知。知體無爲。故聖曰生知。仁屬有爲。故曰仁守。中庸於舜稱知。於顏子稱仁。三達德首知。次仁。大學首明德。聖人教人。下學上達。故曰生而知之者。上也。我非生而知之者。又曰知德者鮮。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中庸言誠。卽是言仁之意。論語言仁。又言義。仁者萬有之元。義者萬用之利。包孕曰仁。裁制曰義。故德莫大于仁。功莫大于義。二者世教之綱領。聖學之大本。大用。孟氏七篇之義。淵原于此。

道以聖人爲心。列聖以孔子爲心。六經以論語爲心。

論語是孔子精神所寄。論語未通六經不可領畧。心不開明耳目手足無所稟受六經如律。論語如例。例熟則五刑之屬三千皆可引附。論語熟則六經之言迎刃解矣。

道一而已。自伏羲作易堯舜授中。斯文既啟列聖相承。至夫子刪定六籍。續集大成。上下數千年間。宇宙名理精義。豈復有闡繹未盡。留之以待二氏者乎。佛氏當吾夫子沒後千有餘年。其教始入中國。其言語侏儻不可通。而中國學士爲其徒者。私取吾聖人文。字義理爲之譯說。如所謂妙明寶明。是吾聖人之明。

德也。智慧是聖人之致知也。圓覺是聖人之圓神也。禪定是聖人之定靜也。止觀是聖人之知止也不二。是聖人之一貫也。大千是聖人之大極也。慈悲是聖人之仁也。空卽聖人之屢空也。色卽聖人之形色也。觀自在是聖人之自得也。極樂是聖人之悅樂也。淨土是聖人之安土也。無煩惱是聖人之不愠也。無罣礙是聖人之無欲也。無相是聖人之大公也。真如是聖人之天性也。不思議是聖人之無言也。法無法是聖人之無知也。無法法是聖人之無隱也。陰根塵界是聖人之視聽言動。身心意知也。無量法身是聖人。

之萬物皆備也。所謂生死輪迴是聖人之屈伸往來。地獄幽怪是聖人之鬼神。天下之理無過聖人所已言。彼卽立異豈容別構。而所謂明德智慧圓覺禪定等文字非彼異域所自有之文字也。其義理非彼異域所自有之義理也。其精者不出六籍之所已言。其粗鄙誕妄者道所不載也。彼欲竊吾道之精以飾其粗而世之愚夫因其粗以信其精之果爲彼有也。故其勢漸與吾聖人抗而爲吾聖人之徒者惡其抗而不欲與之爭遂憤然一切割吾所本有者棄之別爲一種踽踽涼涼孤潔之學求以隔彼于藩籬之外。

不知適以成彼之大而自感其字耳。故愚嘗謂儒者割聖道以奉二氏彼如僑居寄生吾以地主宗盟望塵左避却車讓路是二氏之害道非獨二氏罪亦儒者養成之也。今世儒解四書擇爲一等儒者之譚求二氏所不言者然後言吁亦陋矣。吾自奉吾聖人之訓與彼何預。吾聖人之教明而彼欲不出吾字下不可得已。

論語聖人講學之書也。孔子以尼山布衣不藉寸圭尺土而能使三千七十士雲合景從至于患難流離老死不忍去。此聖德過化不戒自孚尋常交遊意氣

何能及此。後世士無聖人道德風猷而妄思踵聖人之蹟，聚徒結社名爲講學，已乃訕謗朝政得失，議論時人長短，口舌興戎，禍延善類，所謂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何可獨歸咎于世人也。夫咸宜之謂義，共由之謂道，聖人無言無隱，使之由而不可使之知，慮至深遠也。故學之不講，以爲憂；講學而貽之憂，則其所講非也。朋自遠方來，以爲樂；朋來而不樂，則其所爲朋非也。經術不明，身世併累，讀論語者亦不可不知。

篇中各章次第多相承以類附，其記諸賢語皆與聖言相發明。近世儒者以爲門弟子語，用意吹洗之過也。

柳宗元謂論語成于夫子沒後，有子曾子門人之手。以諸賢獨二子稱子故也。按曾子少夫子四十六歲，後夫子沒而篇內記其平日之語，故知是書成去夫子時已遠。然亦是七十子存日記錄，後人脩輯中間覲面開示諸子處，天機疊疊千古如生，決非後人所能模擬。

漢初傳論語三家，自魯謂魯論語，自齊謂齊論語，自燕最先出。武帝時魯共二土壤孔壁，又得古論語，今之

所傳則魯論語也。三家同而齊多問王知道二篇古分堯曰篇子張問以下為二。有兩子張篇此其異耳。○按古論語與古尚書同出。古尚書多屬而論語有齊魯可據故得免于魚目之憂。漢魏諸家訓詁膚淺。朱仲晦集註自謂獨得然往往以自家學術質正聖言。失圓融之旨。聖人辭約義遠未可一端盡也。

論語之言易簡清通而天地古今人物事變因文附見。如天象則有比辰日月食。夏時鑽燧山川則有泰山首陽汶沂國邑。則有魯衛秦楚陳蔡武城儀鄆費葉中牟。賦役則有州里鄉黨千乘百室溝洫徹法爵

秩則有大宰公卿令尹司敗人品。則有堯舜禹湯文武稷契臯陶諸聖。老彭泰伯夷齊顏閔游夏諸賢。羿奭桓魋陽貨諸凶頑。文藝則有易詩書禮則有祭祀會同告朔諒陰。玉帛瑚璉籩豆樂則有韶武八佾。鄭聲鐘鼓磬瑟。營建則有市朝廟社門牖堂室。阼階車服則有殷輅周冕。衡軌章甫裘葛之屬。權量庾釜筭。瓢則其器用也。脩脯醢醬腥膾蔬菜則其飲食也。餼羊騂牛鳳雉虎豹五穀瓜薑松柏唐棣則其鳥獸草木也。引而伸之聖人所以開物成務盡三才之變者二十篇內畧備矣。學者苟能因事旁通時加考訂以

折衷于大道亦聖學多見而識詳說反約之本訓也
但愚所引書傳陳言先聖往事祇據見聞所及畧加
檢括未必詳允大抵易書詩春秋論孟外雖六籍不
無廣雜世遠難稽衆習成迷是非疑似神而明之存
乎其人愚不能盡覈也

論語詳解

先聖遺事

郝敬編

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生伯夏伯
夏生叔梁紇紇與其妻顏氏徵在同禱於兗州之尼
丘山生孔子於魯國昌平鄉鄆邑時魯襄公二十二
年庚戌十月庚子今之八月二十七日也生有異像
首邪頂似尼丘山因以名遂字焉生三歲而叔梁紇
死稍長爲兒嬉戲陳俎豆設禮容年十七魯大夫孟
僖子病且死誠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

其祖弗父何。有宋嗣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益恭。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區上聲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余侮。饁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與我死。汝必師之。僖子卒。懿子與其弟南宮敬叔往學禮焉。孔子年二十。家貧。仕魯為委吏。料量平。為司檝。職吏畜蕃息。魯昭公十七年。孔子年二十七歲。郊子朝魯。魯人問少昊氏以鳥名官何也。對曰。吾祖也。我知之。孔子曰。天子失守。學在四夷。見郊子學焉。從師襄學琴十日不進。師襄曰。

可以益矣。曰。習其曲。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曰。未得其志。有間曰。可以益矣。曰。未得其人。有間。孔子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誰能為此。師襄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南宮敬叔言於魯君曰。請與孔子俱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適周見老聃。問禮。老聃曰。子所言。其人與骨已朽。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吾聞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

志皆無益于子身。吾所告子者若此而已。辭去。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遺。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訪樂于萇。弘。弘謂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顏。黃帝之形貌。脩肱而龜背。長九尺六寸。成湯之形體也。言必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其聖人之興者乎。周使伯常騫問道于孔子。孔子曰。剛者必折。勁者數傷。倨者不親。利者必蔽。四者君子所戒也。孔子觀乎明堂。四門牖有堯舜桀紂之象。謂從者曰。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孔子入后稷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之人也。誠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誠。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扎。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

先也。故後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雖左，長于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誠之哉。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周廟有欹器焉。問于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爲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誠，故常置之坐側。顧謂弟子試注水焉。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孔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焉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曰：聰明

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孔子自周反魯，弟子稍進。魯昭公二十年，孔子年三十。齊景公與晏嬰來魯，與孔子語，悅之。昭公二十五年，公與郈昭伯謀攻季平子。平子與孟氏、叔氏共攻公。公師敗奔齊。孔子適齊，聞韶樂，學之三月，不知肉味。景公問政，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曰：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息周，室衰禮樂，缺有

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
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以移齊俗非所以
先細民也後景公見孔子不問禮矣異日景公止孔
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吾老矣
不能用矣孔子遂行反魯吳季扎聘于上國其子死
葬于贏博間孔子往觀之曰延陵季子合于禮矣孔
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于晉之乾侯季平子乃立定
公五年夏平子卒桓子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
問孔子云得狗孔子曰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
兩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吳伐越墮會稽得骨

節可專車使人問孔子骨何者最大曰禹致羣神于
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為大
吳客曰誰為神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為
神社稷為公侯皆屬于王者客曰防風何守曰汪罔
氏之君守封禺吳二山名之山為僖姓在虞夏商為汪罔
周為長翟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曰僬僿氏三
尺短之至也長者十之數之極也客曰善哉聖人季
桓子嬖臣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
狃止之懷益驕虎遂執之桓子怒虎并執桓子囚之
與盟而釋之虎由是輕季氏季氏亦僭于公室故魯

自大夫以下皆離于正道孔子不仕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遠方來受業焉定公八年公山不狃失意于季氏因陽虎爲亂遂執桓子桓子詐得脫九年陽虎不勝奔齊時孔子年五十不狃以費畔使人召孔子孔子脩道彌久愠無所試曰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僮庶幾乎欲往卒不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器不雕僞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四方則之定公謂孔子曰舉子之法治魯國何如對曰天下可也于是以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宜由司空進爲大司寇設法不用而無奸民定公十年春及齊平齊大夫黎鉏言于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于夾谷定公以乘車好往孔子輔行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具官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與齊侯會于夾谷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二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獻酬禮畢齊有司趨進請奏四方之樂旄旌羽被弗矛戟劔撥也鼓噪而至孔子

歷階而登曰吾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何爲于此晏
子與景公作麾去之齊有司又趨進曰請奏宮中之
樂優倡侏儒爲戲而前孔子歷階而登曰匹夫而榮
或諸侯者罪當誅樂遂罷將行景公欲設享孔子謂
梁丘據曰事旣成又享之是勤職事也且犧象不出
門嘉樂不野合享而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是用牝
稗也用牝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
德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景公知義不若歸而告
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君子以夷狄之道教寡
人奈何有司對曰君子有過謝以質小人有過謝以
文君若悼之謝以實於是齊侯歸所侵魯之鄆汶陽
龜陰之田定公十三年夏仲由爲季氏宰孔子言于
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墮三都於
是叔孫墮郈季氏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
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
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
國人追而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會魯
人有譖仲由者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
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乃弗墮十
二月公圍成弗克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

行攝相事。七日而誅佞人少正卯于兩觀之下。子貢問曰：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誅之，何也？孔子曰：天下有大惡五，而竊盜不與焉。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僞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之。爲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價男女行，別于塗道，不拾遺，四方客至如歸。魯有販羊者，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公慎氏妻淫，不制，慎潰氏奢侈踰法。及是，沈猶氏不敢飲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先是，國人謗曰：麋裘而鞞，投之無戾，鞞而麋裘，投之無郵。至是，國人誦之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齊人聞之，懼而謀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我地近爲之先，并矣。用犁鉏計，選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衣文采，舞康樂，文馬三十駟，往遺魯君。陳于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語魯君爲周道游觀，終日怠于政。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于大夫，吾猶可止。桓子卒受，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孔子遂行，乃作荷蕢之操。師已送之，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惟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

孔子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曰罪我以羣婢也孔子
遂適衛主于子路妻兄顏讐由家衛靈公餽粟居頃
之或譖孔子于靈公靈公使公孫余以兵防之居十
月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爲僕以其策指穿垣
曰昔吾由此入也匡人以其爲陽虎虎嘗暴于匡孔子
貌似之遂止孔子五日孔子絃歌不輟曰文王旣沒
文不在茲乎旣而甲者進曰吾初以其爲陽虎也解圍
去過蒲月餘反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南子使人
謂孔子曰四方君子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
孔子見之居衛月餘去適曹是歲定公卒孔子去曹
適宋聞喪與弟子習禮樹下宋司馬桓魋作亂害孔
子拔其樹孔子去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郭東門外
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頽似堯項似臯陶肩似子產
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
子欣然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遂至
陳主于司城貞子家歲餘有隼集陳廷而死楛矢貫
之長尺有咫石碣也陳潛公使人問孔子孔子曰隼
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八蠻
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于是肅慎貢楛矢石碣長尺有
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

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貢。使無忘服從也。陳人求之故府。果得矣。居三歲。晉楚吳爭陳。陳苦兵。孔子去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賢而勇。以私車五乘。闢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邪。孔子曰。要盟也。神弗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問吾欲伐蒲。吾大夫謂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孔子曰。然。其男子有死志。其婦人欲保西河。與公叔者四五人。且靈公乃不伐蒲。靈公老怠于政。孔子行。會晉趙鞅攻范中行。佛肸以中牟叛。召孔子。鞅亦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至河。聞其殺竇鳴犢。舜華。二子皆晉之賢者也。孔子嘆曰。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惡傷其類也。乃還息陬鄉。作陬鄉操。以哀之。反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問政。不對。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陳侯起陵陽之臺。未畢。死者數十人。執監吏將殺之。孔子見陳侯與登臺觀之。陳侯曰。昔周作靈臺。幾人乎。對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以子道來。不日成之。何幾人之有。陳侯乃赦所執吏。罷役。是歲魯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吳人遷蔡于

州來明年孔子自陳如蔡蔡人怨蔡昭公之從吳也相與射殺之楚伐蔡孔子自蔡如葉又自葉反蔡宰予在楚楚昭王欲以安車象飾遺孔子宰我曰夫子無用此爲也自臣從夫子言不離道動不遺仁貴義尚德清而好儉仁而不祿不合則退所以爲積去無吝心道行樂其治不行樂其身所以爲夫子若夫觀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視遇之弗聽故臣知夫子無用此車也王曰今而後乃知夫子之德齊有一足鳥飛集公朝舒翅而眺齊侯怪焉使人問孔子孔子曰水祥也是爲商羊昔童兒屈脚振肩而跳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其應至矣頃之大霖雨水溢楚昭王渡江有物觸王舟使人問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其甘如蜜使者曰何以知之曰吾昔適鄭過乎陳之野聞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甘如蜜得無是乎孔子居蔡三歲吳伐陳楚昭王軍于城父救陳知孔子在陳蔡間使人聘孔子往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也所譏刺中諸侯之疾久在陳蔡間諸大夫所設行非孔子意楚用孔子則陳蔡大夫危矣相與發徒役圍孔子不得行七日糧絕從者病孔子講誦絃歌不衰弟子有

愠心。孔子召子路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于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不我信也。吾未智邪。人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大。故天下莫容。夫子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不能爲穡。良工能巧。不能爲順。君子能脩道。不能爲容。今不脩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

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是吾醜也。道旣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孔子欣然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於是使子貢適楚。楚昭王以師來迎。孔子如楚。昭王欲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于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

安得累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
 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子弟為佐，
 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是年秋，昭王卒于城父。楚狂
 接輿過而歌鳳兮，以諷孔子。孔子去楚，遇長沮、桀溺，
 丈人，反居衛。時年六十有三。魯哀公六年也。衛靈公
 卒，衛輒據國以拒其父。蒯聩入居于戚，輒欲得孔子
 為政。使子路請孔子欲正名不果。明年冉有為季氏
 將，與齊人戰，克之。康子問冉求曰：子之軍旅學之乎？
 性之乎？冉有曰：學于孔子。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對曰：
 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疑，求之至于此
 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
 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間之，可矣。先是季桓子將死，
 屬康子召孔子。康子立，欲召孔子。公之魚曰：吾先君
 用不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不終，又為諸侯笑。康子乃
 召冉求。至是因冉求言，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去十
 有四年而反魯。乃作丘陵之歌。魯竟不能用孔子，亦
 不求仕。時周室衰，禮樂廢，詩書缺，乃序書傳，上紀唐
 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古詩三千餘篇，去其重
 複，取可施于禮義者。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
 于幽厲凡三百五篇，皆絃歌以合於韶舞。禮樂自此

可得而述脩王道成六藝晚喜讀易韋編三絕教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大野車子鉏商獲一獸異狀以爲不祥折其足棄于五父之衢孔子往觀焉曰麟也仁獸出而死吾道窮矣乃取魯史脩春秋上起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終焉本其所感也明年蒯瞶自戚入于衛輒出奔子路死哀公十六年周敬王之四十四年也四月丁巳夜孔子夢坐于兩楹間奠其前明日戊午蚤作逍遙負杖而歌歌曰泰山壞乎梁木摧乎哲人萎乎子貢入見曰何謂也子曰予疇昔之夜夢

奠于兩楹之間夫明王不作而世孰宗予夏人殯于東階周人于西階殷人殯于兩楹之間予殷人也殆將死矣蓋寢疾七日而卒時周敬王四十一年四月十八日乙丑今之二月十八日也壽七十有三歲葬魯城北泗上弟子服三年喪畢乃去子貢廬于冢傍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從冢而居者百有餘家因名孔里

論語詳解卷一

郝敬解

論語者論說之語。語以論道。道實非語。凡涉口耳均屬文字。此二十篇之文。以人宜稱孔子。以所言宜稱道德。而稱論語者。爲其不離言語云爾。夫以聖人之言。純粹以精。不離言語。而況于百家之書。如所謂道德南華清淨圓覺之類。皆僭稱經名。實相遠。誇誕無稽。聖人所以貴默識。而憂子貢之徒之多言也。然則解獨詳焉。何也。聖言精約。而舊註苟簡。朱子囁嚅。因循少所發明。愚以初學款啓。沈思年久。每有異同。不

言言言角
卷一
覺觀縷益以名物往事本聖人教小子多識之意而
一手一足竟何能詳所賴後之君子同有是心補其
不足耳

學而第一○二十篇皆摘取章首二字標目自有次第此篇首學蓋古今聖凡同歸無貴賤大小惟學不二篇內所記孝弟忠信皆學之事不可須臾離也老子五千言首道德有名無名壽張幻語佛氏侏儻險僻尤甚其於民生日用焉能為有此吾聖人之教如布帛菽粟開卷卽是實用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洽乎人不知而不愠愠去聲不亦君子乎

聖人立教持世惟學人生貴于萬物亦惟學廢學則世間一切倫常禮法皆廢人不學則生同行禽死同腐草故學為羣言之首然不言所學何事蓋心在則無事非學學覺也大道無方知者見之謂知仁者見之謂仁百姓日用而不知知卽覺覺卽學日用視聽言動卽是尋常子臣弟友卽是詩書六藝卽是處常處變在上在下無小無大無往非是易云學以聚之如篇中博文多識則學在典籍敏事慎言則學在言行不遷不二則學在心懲忿窒欲遷善改過損益之

要學之大端大本也。故學也者。貫三才。通古今。兼帝王聖賢知愚上下而為言。生人之事莫大於學。隨處是學。隨時是習。學不已。卽習。習有常。卽時。故曰無行不與時者。有事無正。無忘無助。綿綿密密之意。鳥飛曰習。月令。鷹學習。詩云。習習谷風。天機踴躍。和氣舒長。故取以名學。真學乃時習。時習自悅。若勉強枝櫟。未免苦難。聖學因心易簡。如顏子克己。故能語不惰。進不止。欲罷不能。無所不悅。學者能收拾放心。奉理時行。當下有知止自得之趣。一言一行當理。自覺情順心安。理義之悅。人所同有。非必如朱註云。學久習熟而後悅也。悅者。人心之生機。不緣習而後有。卽學之真趣。惟因時習而始露。書云。惟學遜志。時敏。厥脩乃來。遜者。無所勉強而自敏。故其脩也。火然泉達而來。卽時習而悅也。此千聖學脉。古今同然。至誠無息。純一不已。天地恒久。君子素位。皆此一脉流通。朋樂樂此也。不愠。純此也。但不學。則固蔽隔塞。不時習。則滅裂鹵莽。學而時習。與朋友相麗澤。至于忘遇。無心如夫子樂在中。顏子不改。孟氏三樂。乃爲真時習。真君子矣。同師曰朋。學記云。獨學無友。則孤陋寡聞。朋友之交。與君臣父子兄弟等。直諒多聞。取益焉。故學

必有朋。但朋在鄉曲比鄰。非必皆道義之交。自遠方來者。聲應氣求。慕義訪道而來。必鄉國天下之士。我之風動遠人。之向慕自深。所謂雲龍風虎。斷金蘭臭。如聖門三千七十士。得天下英才教育。大道洋溢。名理宣鬯。易乾九二。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學記云。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所以可樂也。人不知亦卽此時。人謂俗人與朋異。同學者知之。俗人或不知也。抑有二端。一不知學。二不知君子。惟不知學。故不知君子。不知學。則君子不求備于人。不知君子。則君子惟求諸己。愠者。抑鬱不暢快也。易云。不見是而無悶。悶卽愠也。恒情遇知己則暢快。不知己則緼結。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悄悄。自悶曰愠。幽憤留滯胸中。不可對人言。故曰。不矜厥愠。君子中心悅樂。仕止久速。惟時。意必固我。盡化與天地萬物同亨。雖人不我知。有畏天憫人之懷。而無怨天尤人之意。學不厭教不倦。所悅所樂。毫無加無損。所謂依乎中庸。邈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故曰。君子。君子。總結學而以下言。不亦者。從容審量之辭。或云。悅有不在。學習者。若此。不亦悅乎。意局促。

學之一字。爲二十篇冠冕。括盡此章之義。多一而字。

轉語不可但聯時習解時習是學朋來亦是學不見知不愠亦是學學乃成君子夫子一生好學悅悅此樂樂此不愠純此朱註但以學蒙時習解云學一件時時習一件意甚迫狹聖學無迹精神流注全在時習天幾躍如所以主悅真學則時習故夫子不知老之將至易曰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時習也學至時習義精仁熟孟子云行著習察行暫習久行生習熟也故飛曰習行以足飛以翼飛則不行而至天機翔洽自然不息所以生悅

言學不定指所學何事亦猶篇中言道不定指何物是道已自開拳見掌朱註更作明善復初解未免偏上之病與禪學同也學效法也學者日用隨身規矩無不是效法人在學中如魚在水中時習二字卽是學字註脚朱子云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以此言學如隔鞞搔痒焉能悅顏子當初瞻前忽後祇爲欲效先覺所爲後來夫子循循善誘乃無所不悅冉求非不悅子之道亦是欲效先覺所爲終以自畫

或問學是誦讀否曰不廢誦讀不倚誦讀默識一貫是聖門無言本旨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文卽誦讀也曰餘力則正學可知四教首文歸之忠信博文約

禮本末昭然。古人春弦夏誦，秋學禮，冬讀書。外考之經傳，內體之身心。古今爲學之方同也。自科舉法興，學者攻文藝，薄躬脩，矯枉者以讀書爲外務。夫科舉何妨聖賢讀書自是本領。子云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古今心術異而學則一也。豈可遂謂古人終日默坐乎？孟子以誦詩讀書爲尚友。子路云何必讀書，夫子惡其佞。顏子博文，聖人終日與言，非講習而何解者？以讀書爲章句之末，謂文爲事物之散見，迂矣。

悅是學脉，理義悅心，猶芻豢悅口。人之秉彝，好是懿德。人心若非自悅，他人焉能強之學。必如朱註云：所學者熟而後中心喜悅，則天下學習而悅者寡矣。夫天道運而無心，逝者如斯，人心自大虛來，靈機活潑，生意盎然，但無私欲之累，自然日新又新，與天地萬物同泰。在己則悅，共學則樂，隨寓則安。何慍之有人，心之慍，生于不虛，多累則多憂惱，易簡自然悅樂。有朋，兼近者言，學未有無朋者。朋不論遠近，義重則聚樂，惟大聖大賢，朋自遠方來。孟子謂陳良楚產，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于中國，所謂豪傑之士，千里學道，定非籬壁間物。學之所風動至此，可謂善世不伐。

言言言角 卷一 六
德博而化。得天下英才教育。君子之樂也。樂與歡異。樂靜而歡躁。樂者安也。禮云不能安土。不能樂天。易曰安土敦仁。故能愛。愛卽樂意。

不愠。是化境。人不知而愠。是情境。未化。六道自然。聖人無隱。豈不樂人知。然亦何必怨人不知。故曰知我其天。人知則物我借暢。大行何加。所謂舜禹巍巍。有天下不與也。人不知。隱居獨善。遊世無悶。不見是無悶。所謂龍德而隱也。君子坦蕩蕩。故不愠。愠便是長戚戚。不愠與時習而悅。正相應。時時學習而悅。安得有愠。愠非一時一事。與怒之偶激者不同。怒是人情。

君子不能無愠。是自心上幽憤。人曉不得。與人言不得。故愠生于人不知。遇知己抒吐則解。如天氣網緼。薰風可解。人心愠懣。知己可解。舜曰南風之薰。可以解愠。聖心無愠。不待知己。朱註云。含怒意。含字甚善。怒因一事而發。含怒便是遷怒。此愠不至。怒祇少悅。樂意思。聖人無固我。樂行憂違。積而能散。顏子屢空近之。

此章皆窮居之事。士不苦窮居。而苦人不知。人不知。情境甚惡。自古聖賢貧賤憂戚。皆由人不知。故乾初九稱龍德者。不在遊世無悶。在不見是無悶。遊世而

又不可見是確乎不拔所以為龍德以夫子之聖三千
七十士歸依而鄉里人謂為東家丘則凡可以陵侮
詬誅者何所不至豈但爵祿不加耳貧賤不慍忘窮
達可能人不知不愠併忘道德不可能不愠方是真
悅真樂方成君子

此章夫子生平實錄從古聖人遭逢不偶莫如夫子
朋來莫如夫子悅樂不愠莫如夫子故道全德備莫
如夫子聖人知即是行言即是事教即是學于此亦

如可見

可記論語者但稱子曰不稱孔子何也聖人萬代瞻仰
人所共知如世惟一天不必更言何天民惟一王不
必更問何王

有子曰其為人孝弟去聲而好去聲犯上者鮮上聲矣不好
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
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篇中雜記諸賢語故謂之論語各因聖言以類附之
上章夫子言學無所指此附以有子言仁明學莫大
于為仁仁莫切于孝弟仁者三才之元氣人物之生
理草木實中謂之仁人手足麻木不能運動謂之不
仁故仁以天地萬物為體天地以並育不害為仁王

者以百姓親睦爲仁。故興仁與讓於變時雍。堯舜之仁也。老安少懷。立達與俱。孔子之仁也。萬物各得其所。仁之大全也。要其本在人心。仁人心也。良心莫如孝弟。孩提之童皆能愛親敬兄。不學不慮。舉此加彼。卽保民愛物之根。時雍風動之本。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故爲仁在孝弟而已矣。犯上作亂。世間極兇暴不仁之事。惟孝弟能銷殺此毒。兩言不好。見良心發動處。拔本塞源。最爲有力。全其所真好。自易其所不好。蓋不仁之人喪失良心。好惡反常。欲所不欲。至于弑父賊兄。窮極兇惡。然反諸良心。其好惡皆與人相近。豈有子不好愛親而好賊親。弟不好敬兄而好謀其兄者。定匪人情。故領惡全好。確乎不拔。惟孝弟爲然。若非根心不容已。烏能易惡至中。速化之深如此乎。

從古世道之不仁。由于作亂。作亂由于無上。無上由于不孝弟。亂臣賊子。暴戾恣睢。初起于一念。而流毒家國天下。以至分崩離析。禍延生靈。肝腦塗地。如心腹受病。則四肢百骸。痿痺不屬。世道不仁。莫大乎是。故大學脩齊治平。本于孝弟。明德親民。在止于至善。至善卽孝弟之良也。故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

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即從孝弟也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記者記此于學習後即夫子祖述堯舜書首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之義有若之言似夫子非區區論一事一念之仁耳聖門為仁以天下歸仁為至故王者必世而後仁言舉斯心運天下于掌上知皆擴充保四海于一腔方謂仁一處不得所即是偏枯不仁故曰萬物皆備于我道者共由之路猶天下有道之道生者率性自然與仁興讓之意親長化行舉世雍熙太和故孝弟為本道在邇事在易此之謂也聖人所以經綸天下之大經在此佛老所以得罪于聖教惟其失此耳

孝弟愛敬真切處即仁生則惡可已火然泉達放之皆準故為為仁之本或云仁生出孝弟不可謂孝弟是仁之本然以行孝行弟為行仁之本理亦甚確為猶行也本立道生正是仁田地仁是生生之理天地之大德曰生一片惻怛活潑意思是萬事萬物之根經綸變化由此出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魯人少孔子十三歲門人以有若狀似夫子尊稱為有子故後人不傳其字○荀子

云有子惡卧而燂掌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機關曰巧。粧飾曰令。令伶也。巧言令色之人精爽外浮。定少肫懇惻怛意思。脩己觀人舉不易此仁。惟一片真心仁也者。人也不言絕無。只銷得一鮮字。朱註謂絕無太甚。

上章以不好犯上作亂謂為仁。見不仁所關係大。此章以巧言令色為鮮仁。見仁所存主深。巧令較犯上作亂善惡有間。所以相提并論者。仁人心也。為仁在養心。與緊在容貌辭氣間。君子出辭氣正顏色內直

外方存誠匪懈以為己。便是學而時習能悅能樂。以為人便是本之道。生能孝能弟。巧言令色者。浮靡虛詐之習。勝孝弟悅樂之意微。故為仁在存誠立本。去其巧令之習而已。犯上作亂則世多賊子。巧言令色則世多詐風。有五霸之假。自有春秋之亂。子云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其作春秋以此記者。首舉此三章。學問道德。風俗教化盡在此。

巧令喪心。溫恭進德。存乎誠偽之間。論者因巧言令色為不仁。遂以直言厲色為仁。其流為忿戾剛狠。又

誤矣。子云切切惓惓怡怡如。子路率爾。夫子哂之。聖德唯溫良恭儉讓。非可疾言厲色之謂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此因前章巧令類記曾子忠信爲近仁學習之本也。聖門傳習。主忠信而力行。莫如曾子。曾子忠信之功。在日省。凡人心妄生于迷情。識緣引細微流注。迷而不覺。輾轉枯亡。乃近禽獸。故功莫要于省。省則覺。覺則妄銷。日謂日日。三謂再三。省者按罪觀察之名。以人按我罪狀。易匿。以我自按微。微難逃。故曰吾省吾也。忠本乎內。信達于外。程伯淳謂發已自盡爲忠。循物無僞爲信。程正叔謂盡已爲忠。以實爲信。其義一也。忠信卽是所傳習。忠信在心。流通于人已之間。心藏不見。對境磨勘。毫髮難欺。恒情爲自謀。則忠爲他人謀。多不忠。吾日省吾爲人謀。恐未免此。與朋友交。多不信。吾日省吾與朋友交。恐未免此。師以是傳我。我不習。卽欺師。我以是傳人。我未習。卽欺人。卽是不忠信。吾日省吾。傳而不習。不習而傳。恐未免此。我若有此人。不我知。惟我自知。我若無此。我不敢信。躬行始信。一日不自省。則吾喪我。我乃自欺矣。何況欺人。

欺友欺師欺門人小子乎。三乎字自審之辭。言下卽省。省處卽見忠信。省雖有三。忠信惟一。三事不足以盡忠信而不忠信。莫如三事。日用事不止三。而一忠信則事事皆真。非謂省此三事遂足以蔽忠信也。昔邢七見程伯淳。問一日三檢點。伯淳曰。可哀也哉。其餘時理會甚事。正爲錯會三省耳。

三省只是常惺法。靈知一惺。羣妄冰銷。萬應皆真。所謂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爲己爲學。其益無方。故易卦以省方象益。學莫大于忠信。此章不重爲謀交友傳習。而重忠信。忠信者精一之心。三自省只是祛妄法。但著一毫妄。卽不忠信。一毫自瞞。卽是妄。精神一息外馳。卽自瞞。曾子終日凝神內注。檢舉己家罪狀。焉有包藏不發之隱。心地光明淨潔。卽是忠信。就使爲人謀。有不必竭之忠。交朋友。有不必踐之信。師授有不能盡習之傳。而此不欺之一念。可表天日。故祛妄卽存誠。朱註云。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泥乎字作騎牆解。迂緩矣。曾子意主有邊脩。慝攻惡。卽大學誠意慎獨。無自欺與告孟敬子三貴。同其精密。所謂學而時習者。亦不外此。蓋四教主忠信。故曾子習傳日用提撕。乃其所。唯一貫而告門人以忠恕者也。忠信

卽忠恕。恕以如心為義。如心卽信。三省皆主忠行。恕之事。純之卽一貫。聖學莫大于孝弟忠信。故篇首記有子曾子子夏之言。皆學習之大端大本也。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南武城人。少孔子四

十六歲。志行孝。孔子作孝經十篇授之。家語弟子行

云。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其貌恭。其德敦。

其言于人也無所不信。曾參之行也。孔子云。孝德之

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中夫

四德者也。○莊子云。曾子居衛。三日不舉火。十年不

製衣。水經注云。曾子居曲阜。鳴鴉不入城。

子曰。道千乘去聲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本論治天下之道。而曰國者。凡聖言有餘不盡。顏子

志。王道亦曰為邦。道猶理也。不曰治者。治以法言。道

以德言也。治天下以愛養人民為本。此章注意在人

民事。卽民事也。敬事。謂念小民之依。知稼穡之艱難。

孟子云。民事不可緩。周書無逸一篇。皆是敬事。世主

非無欽恤民事者。膏澤不下究。有虛文而無實意也。

故在信。易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記曰。

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是也。財用者國之大

計。民之脂膏。人君與其務生財。不如務節用。凡諸服

御制度量從省約以寬民力。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君不務撙節，欲不剝民，不可得已。故愛人先自節用，始也。國有大役，未免使民，既不得已，使之則當酌其時。王制曰：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周禮均人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公旬用三日；中年，公旬用二日；無年，公旬用一日。春秋傳曰：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皆時也。非其時，不可使過其時，不可久。古者民二十而傅，六十而免。采薇出車，方春而往，及春而還，皆體恤人情。時其勞逸，詩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幽王不以人道使民，所以亡也。春秋五霸盟會，征伐勞者不得息，如有王者起，息民為先，非謂農隙時便可使也。昔史佚告成王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與此章正同。朱註云：五者皆務本之意，特論其所存，未及為政，非也。

千乘、公、侯、百里之國，古兵車，因田制賦，千乘言國大，賦多也。凡地開方之法，方十里者一，可分為方一里者百，方百里者一，可分為方一里者萬，為田萬井，以十井出一車，故百里為千乘也。王畿方千里，可分為方里者百萬，故稱萬乘也。極言其多，非必實滿此數。孟子云：大國地方百里，又云：周公封魯，太公封齊，皆

方百里。魯至戰國。地方五百里。孟子謂王者起在所
 損。子路言志。舉千乘。冉子謙言六七十里。五六十里。
 則子路千乘。為方百里。甚明。曾子論君子。可以寄百
 里之命。言其國大也。古國大。不過百里。馬融據周禮。
 諸公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引司馬法。六尺為步。步
 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
 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則是百井。八百家。乃出車一
 乘。千井。八千家。出車十乘。萬井。八萬家。出車百乘。十
 萬井。八十萬家。乃出車千乘也。夫周禮瀆亂。不驗。多
 後人臆撰。司馬法。齊威王時書。云。兵車一乘。戎馬四
 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皆具。後
 人增益之。而八百家。共辦此。亦非先王其軍三單之
 法。大雅云。篤公劉。徹田為糧。其軍三單。單者。家出一
 人。故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即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
 國三軍。三鄉。三遂。今以八百家。出卒百人。是八家共
 出一人耳。其數不合。漢班固謂殷周。因井田制。賦四
 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共出車一
 乘。六千四百井。共出車百乘。所謂百乘之邑。卿大夫
 之家也。六萬四千井。出車千乘。所謂千乘。公侯之國
 也。百乘之邑。提封萬井。內除三分之一。三千六百井。

為山川城郭園囿街巷以三分之二六千四百井出車百乘也千乘之國提封十萬井亦除三分之一三萬六千井為山林等而以三分之一二六萬四千井出車千乘也然其地數倍于百里一家萬井一國十萬井中原之地不足分二三公侯卿大夫其千七百七十三國安所置之皆不足據惟論孟之言為正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此論幼學之方弟子後生之通稱為人弟為人子者也內而家庭外而鄉黨非親則長故入惟有孝出惟

有弟無適可自恣也謹謂舉動無躁率信謂言語勿欺誑汎愛謂器宇寬和不得以親疏過為揀別衆人中有仁賢當親就歸依不可以嚴憚遂致疎遠凡此孝弟謹信愛人親仁內外言行交際隨時隨處勉強力行期無餘力所以匡直輔翼為養蒙之實地也至于學古博文在成人有德則道藝兼收在童子知識未定則力行為本而文藝為末徐俟夫躬行有餘然後以孝弟謹信親愛之資借文藝潤色天真不然學文稍後無傷也蓋童子閱歷漸久聰明漸廣自少至老無非多聞多見之日所患根本不實祇益浮華近

世父兄教子弟動先學文而躬行不率反以多聞鄙夷父兄爲長傲之資豈令器乎或云聖教博文非邪曰博文必約禮成人之學也此學文書日記誦小事離躬行而爲文藝者也成人由博反約弟子先質後文子夏以好善盡倫爲學卽此意後儒以格致爲入門則學文稱首務矣所以失之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此因上章孝弟謹信餘力學文之意類記之學以忠信爲主盡倫爲先賢賢易色卽好德如好色也人皆曰好善而實心向善者有幾苟能以賢賢之心變易其好色之心則秉彝之真毫髮無虧所謂善人也信人也樂善不倦忠信之至也由此以事父母則力無不竭以事君則身亦可舍致猶舍也其與朋友交則言無不信本至誠以盡倫人道之根本已立學問之大端已具雖其人天資朴實少文章英華而人以爲未嘗學然根本旣厚材藝皆枝葉也誦詩讀書不過學此耳世豈少博聞強記者而躬行未得視此爲孰多子夏文學士所尚若此記者所以錄其言繼聖人之志見孝弟忠信聖人所以教諸賢所以學後儒援

格物致知爲入門。詆子夏之言爲有弊。然則夫子之言亦弊矣。

賢賢易色。卽好仁者無以尚之。此忠信之心。制行之本。事親竭方。事君忘身。交友有信。皆自此一念流形。朱註配列爲四。皆人倫之事。非也。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字子夏。衛人。少孔子四十四歲。弟子行云。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以文學著名。序詩傳易。孔子以春秋授之。又傳禮。孔子旣沒。居衛西河。教授有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已亥耳。問諸晉史。果已亥。衛人以爲聖。衛文侯師事之。其子死。哭而喪明。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重。謂器宇敦篤。輕浮者無威望。非載道之器。然重厚而不學。則固陋能學。則通博。而免固陋之失。主。謂心所存。主忠信。誠也。能忠信。卽是主。無自欺。忠也不欺。人信也。心常存而不欺。則主忠信矣。非別有忠信。以爲主也。友。謂取友。同志曰友。友者親愛之名。子云。汎愛衆而親仁。非謂不如己者。遂鄙夷之也。謂親就高賢大良。勿悅不若己。臨深爲高。則所就日卑。瞻依山

言言解 卷一
斗自然日新故友卽第二我不可不擇也過者無心
之失旣失卽宜勇猛決烈痛自悔改不可諱己之短
擯人不見而蹉跎苟安五者內外人已兼資威重如
田學如耕忠信如種取友如澆灌改過如耘耨兼脩
乃獲有成

朱註云不厚重則無威嚴所學亦不堅固夫無威嚴
已指其病不宜更贅古註固蔽也近是五事交脩自
少學一事不得重厚人不學則不通此病非小不固
亦便是時習而悅威重者或失之固學則通多學者
或失之浮主忠信則誠誠實者或易與須擇交寡交
者或自是須改過聖言精密無漏

凡人明知己非掩護包藏祇因志氣昏惰宴安易溺
養成下愚不移須常有勇猛精進意思不善卽知知
卽不行始得著一憚字極中護短者之病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此因上章孝弟忠信類記之送死曰慎終祭先曰追
遠言導民者不在虛文但教以親喪盡禮祭祀盡誠
蓋孝親敬祖哀敬之心人所同上能感動誨化卽此
是雍熙協和之本有子謂孝弟不好犯上亦此意朱
註云終者人所易忽遠者人所易忘此語切至而未

竟其旨。蓋薄俗恒情。生相知。死相棄。終初如一者少。新則密。舊則疎。久近無間者少。何但親喪有終。祭祀有遠耳。良心苟用。雖朋友故舊。終亦慎。遠亦追。況一本乎心。苟不用。雖父母先祖。亦忽亦忘。況他人乎。曾子此言。即君子篤于親。民興于仁。故舊不遺。民不偷之意。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平聲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平聲

夫子在春秋世。如威鳳祥麟。所在傾動。晚年齒德愈尊。聞望愈隆。所至邦君親就請教。陳亢不知而疑之。至於是邦。猶言之一邦。聞猶吾其與聞之間。謂商確非風聞也。注曰。求來曰與。求固不屑。與豈無因。子貢言邦君所以與之因。明夫子所以得之故。溫良恭儉讓五者。內有是德。外有是容。以德言。仁曰溫。智曰良。禮曰恭。義曰儉。信曰讓。以貌言。和厚曰溫。平善曰良。莊敬曰恭。節制曰儉。謙遜曰讓。五者元氣周流。光輝發越。見者悅服。言者輸誠。是夫子所以得聞政也。苟無所以得之。則但為與。有所以得之。則與非無因。與有因。謂之求亦可也。蓋人情欲得。必求。舍求別無得。

之之法恒情欲與待求不求無自與之理今夫子求而無求不求而人與此際存神過化非但子禽不知卽邦君亦不知夫子亦不自知惟子貢善觀聖人乃知之而難于言遷就世情解釋曰夫子之求異乎人之求人之求人皆知夫子之求人不知不知之謂神故曰異乎人也大抵聖人志存經濟時政得失雖不告亦聞假如一部春秋盡是何君所告又如二子身不在位亦惓惓問政君子心存天下大人之事此無暇論但辨求與二端見聖人過化與常人異耳此章義不主聞政主贊聖德形容所謂見而人莫不敬行而人莫不悅五德大和元氣渾然無町畦崖異士君子器宇和粹人自易親小人婞婞所以忤世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五德首溫述而篇三德亦首溫書贊堯舜溫恭夔教胄子四德亦首溫凡有道氣象無亢厲者賈誼新書云欣懽可安謂之溫反溫爲鷲安柔不苛謂之良反良爲齧接遇盛容謂之恭反恭爲媠廣輒反自斂謂之儉反儉爲侈厚人自薄謂之讓反讓爲冒若是者人誰親之本無乖忤之心色如之何而不溫本無忤尅之心氣如之何而不良本無慢人之心容如之何而不恭本無侈汰之心貌如

之何而不儉。本無上入之心。行如之何而不讓。誠若是則蕩然春風和氣。賢愚大小。誰不樂就。世儒懲巧令善柔之非。以莊厲爲正直。使人視如秋霜烈日。亦過矣。顏子若愚若虛。所以幾于聖。冉閔閭侃侃。夫子樂之。丹朱之傲。帝堯所棄。子路之行行。夫子所憂也。

子貢孔子弟子。姓端木。名賜。字子貢。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有口才著名。孔子每詘其辨。子貢家富累千金。常造原憲。原憲居蒿廬蓬戶中。衣弊衣冠。并日疏食。子貢曰。甚矣子之病也。原憲曰。吾聞無財謂之貧。學道不能行謂之病。吾貧也。非病也。子貢終身恥其言之過。七十子中材。辨英華莫如子貢。歷相魯衛而終于齊。○史記云。七十子之徒。惟賜最爲饒益。結駟連騎。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使孔子名布揚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夫聖人之名。何待子貢而後布揚。子貢與諸侯抗禮。豈徒爲其家饒益乎。夫子嘗言賜也。貨殖不如顏子。屢空蓋論道之寓言耳。史遷無識。緣飾其事。作貨殖傳。詘子貢與市井販夫爲伍。謂子貢廢著鬻財于曹衛之間。與宰我同田常叛其謬等也。

子禽姓陳名亢孔子弟子或曰子貢門人禮記檀弓載陳子車死子禽止殉葬一事亦後來之賢者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此章論孝指人子良心真切處教人以立孝之本觀觀孝也父在子不得自專故其行不可見然苟其人孝則其志亦可觀如禮云視于無形聽于無聲一舉足不敢忘親一出言不敢忘親皆志也此觀于親存之日者也比及父沒施為由己志願可行實蹟可見如禮云為善遺父母令名為惡貽父母羞辱蒞官不莊非孝事君不忠非孝之類皆行也此觀于親沒之後者也雖然猶未可以此信其孝蓋行可踐志未可信心親喪三年正哀慕之時父死子繼新故相代豈無改易之事然而羹牆如見曷勝存沒之感父之事雖往父之道如生就使非道改猶不忍況乃喪可紹非愆非盡何忍一朝遽忘之此悽愴怵惕之心不學不慮人皆有而在三年尤切衰麻哭踊從此生此念不迷乃為孝子不然志行雖善根本已失烏得謂孝

○親存親沒槩孝子始終父在不忘父沒不忘沒久猶不忘大孝終身之慕幾矣三年已久勿論非道即

道亦或有隨時變易者。不曰事曰道。事難久存。道可常行也。然亦非甚懿範尋常舊蹟。如詩云紹庭上下。陟降厥家。奄忽已過。猶若未死時。可自專。猶不忍專。此仁愛之心。不在形迹。有惻然行事之外者。其父之賢否。與事之當改否。俱勿論。論孝子之心而已。假如瞽瞍雖死。舜見當日井廩。豈忍便教毀却。大抵親莫嚴于父。故禮稱母至親。父至尊。先王制禮于父。特隆。故曰。知親而不知尊者。禽獸是也。惟禽獸知有母。不知有父。此章專言父。殆為無父者發。春秋諸侯大夫。有亟于得志行政。而甘心于其父者。曾子謂孟莊子之孝。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意與此同。蔡班衛輒。惟其亟欲改父之道。故爾。人生曰浮。人死曰沒。沈沒不見。如唐人詩。白鷗沒浩蕩之沒。一字可會生死之理。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春秋之世。禮法大壞。而託言于和。矯世者。遂謂和害禮也。不知禮之用。正在和。惟其順天理。愜人情。所以貴用禮。先王制禮。惟和。所以無厭。無惡。使民不倦。率此則安。悖此則危。千萬世小事大事。未有能違者。皆

和之爲美也。然則禮何嘗一日不行。而今人有所不行。此禮者。徒知禮之貴。和而有心求和。不知先王之和。非今之和。先王惟其有禮。用以和。故和中節。中節卽是禮。今人但知有和。而一于和。故和無節。無節卽廢禮。世徒知不和不可行。豈知和無節亦不可行哉。○世道莫大于禮。故聖教雅言。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莫非禮。視聽言動。三千三百。禮儀威儀。莫非禮。聖人告顏子爲仁。亦惟禮。禮卽道也。故曰先王之道。道路也。禮履也。道不可須臾離。故禮不可斯須去。不可斯須去者。惟其自然而然也。自然而然者。和也。斯卽指

和大。謂綱常。小謂節目。由卽是不可斯須去。無禮則人道滅。非強世由。自不得不由。所以和也。今人是禮文嚴密。如儀禮十七篇之類。拘瑣難行。不知此格套形迹。而用之于人。自有恭敬辭讓。不得不然之心。卽是和。如聖人從容中道。周旋中禮。和也。世人依倣格套。木偶衣冠。枯瘁無血脉。割強無生機。卽是不和。故禮陳迹也。用禮天機也。然和與同異。五味調曰和。彼此人我共適曰和。尊卑貴賤上下相安曰和。如飲水淡和。以鹽梅欲適口。自少鹽梅不得。如臣子見君父拜跪方心安。欲心安。自少拜跪不得。適口心安處是

和若一味無別尊卑上下混則爲同同無節而和有節此先王之和與後世之和異也後世同以爲和故僭瀆無經背理拂情似和而實乖先王節以爲和故秩序天成當理怡情似嚴而實和也

言禮以和便是禮樂一原恒情放縱易而檢押難故聖人言樂先言禮樂本爲行禮而作作樂不行禮則爲荒樂如幽王淮上之鼓鐘是也故曰烝沔烈祖以洽百禮今禮有數家樂無專經樂記卽在禮記四十九篇中世儒不達謂樂經亡未知禮之本和也故古者教世子以樂所以行禮天子講學行禮曰辟雍雍

和也故古之禮樂一也聖人因世儒以器數言禮樂故云禮云禮云玉帛云乎樂云樂云鐘鼓云乎禮樂不在玉帛鐘鼓則中和一原之道也記曰禮節民心樂和民行樂至無怨禮至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是先王之道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敬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信美節也信者言必復苟不質諸義惟必于信則言雖欲復而義不可復尾生之信其敝也賊恭美行也恭者不侮安得恥辱然過爲恭而不準諸禮是媚竈

之恭恥辱隨之因依也。如詩云誰因誰極墨者夷之。因徐辟時子因陳子之因相依託也。依託則相親。不失其親。謂其人賢可親者。則因之。昔人謂小人不可與作緣。緣卽因也。宗猶黨也。因久成親。親久成宗。易曰同人于宗。因緣小人相親。久則我爲小人之黨。此宗之不可者也。因緣君子相親。久則我爲君子之黨。此宗之可者也。三失皆爲見理不明。操持不定。墮于利害。毀譽疑似。故各有其敝。君子見定識遠。卽不墮此坑塹。

此章始爲傷時而發。春秋諸侯大夫爲信爲恭爲困者多矣。信不義故難復。如五霸之盟誓是也。小事大弱事強。如魯人恭敬齊晉。屢蒙恥辱。昭公出亡。客于齊。死于晉。我以爲宗。彼不我親。豈不失所因。夫子作春秋亦以此。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好學精神命脉。自不求安飽。生安飽非但居食。凡聲色貨利功名富貴之想。皆生于求安飽之一念。苟且怠惰。燕安之習。總成就安飽之一事。此世情窠臼。害道坑塹。無始以來習氣。極難斷除。恒人爲此一念。誤

却生平能斷除便高明廣大源頭清徹念力自專敏
事不言何事猶學習不言何學莫非學莫非事夫子
忘食忘憂是有事孟子勿忘勿助是有事苟無事便
是飽食終日放其心而不知求者矣但聖人當體節
道隨寓卽學在在卽事衆人背道而馳故別作學作
事解聖賢分上事亦強名況執定何者爲事乎慎言
者精神在有事不洩露也敏于事則自不容不愼于
言正所謂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也學者日庸隨身規
矩不過言行兩端皆心也昏佚者事情躁妄者言輕
敏則神常新慎則氣常斂此無求之力定也有道謂
道有諸已者卽德也親就質正在平日如七十子之
就夫子非敏事慎言之後乃往就正如禪家求印可
之謂工夫縝密心懷謙下此無求之衷常虛也安飽
無求與苦節艱貞者異此正悅樂境界故曰好學顏
子簞瓢陋巷夫子疏水曲肱而樂皆爲無求所以謂
之好學也唯孔顏有是夫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
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
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
者

貧富就一人論處貧不卑諂處富不矜驕朱子謂子貢先貧後富故問此大拘此造詣未甚深但能勉強操持猶自知有貧富而心地未淨若樂好禮者并貧富忘之無諂驕不足言矣如夫子疏食水飲樂亦在中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何但無諂耳如大禹勤儉不伐周公吐握下士何但無驕耳貧而多求則不樂忘貧者無求故樂富而荒淫則鮮禮忘富者以財爲悅故好禮富者所難不在樂貧者好禮患無財各就所處論非謂樂者可廢禮好禮不必樂也無諂驕是有氣槩人能降伏此心樂好禮是溫恭君子無入不自得無諂驕在形迹體面上把持樂好禮在性地上銷鎔所以有淺深精粗之殊子貢聞言知義理無窮進脩有漸故引衛人美武公詩微之治骨曰切治角曰磋治玉曰琢治石曰磨言學問自脩以精而益求其精如此子貢解此詩不自今始茲因聖言有味乎此詩耳夫子許其可與言并勸之使學亦不專貴言詩也前言曰往新知曰來告往知來謂能曲暢旁通反復推類無高叟之僻蓋風人之辭影響託興苟無變通之識必至以文害辭如賜之通達與言可以觀可以興矣

記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其失也愚故毛詩古序皆直指作者之志後儒反謂古序與詩不相似一切改作夫作者之志與所作之辭不相似乃其所以爲敦厚難言而或失則愚者也孟子云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六經惟易與詩不在辭易在象詩在興興者情之動也後儒以興當比則愚矣六義皆不離興故曰興于詩詩可以興興不可以辭執也故言詩貴達子云詩可以言不學詩無以言聖人所以繼詩亡作春秋全用詩人美刺之法二千年來無人領畧賜商而後惟有孟子如咸丘蒙高叟輩滔滔皆是也

言詩知來語含規諷賜商言語文學多而默識少承聖訓不能沈潛理會而比擬引度乃多學而識之習二子遊聖門久矣何待今日始可言詩告往知來情悱之事解者謂夫子深嘉誤也聖教因量不强人所未至是以爲善誘此與子路不佞求子夏問素絢凡三言詩歸趣同參伍而觀可識聖人造就之權子曰不患人之不知患不知人也

不已知謂人不知己之賢不知人亦謂不知人之賢君子不攻人之惡人之不賢何苦求知之惟有賢人

君子學問造詣深而盛德容貌若愚不知則無以為趨向之的效法之資蓋君子之不見知于鄉人與鄉里人不知君子常也我欲學為君子奈何不知則我猶未免為鄉人何以進列于君子之林所以為患非如朱註是非邪正或不能辨之謂也辨人是非邪正即是方人昔子貢方人子曰賜賢乎夫我不暇据家語衛將軍文子問七十子之賢于子貢子貢曰賢人無妄知賢即難再問子貢乃舉顏淵以下十餘人行事對人告于夫子夫子曰賜汝為知人矣吾亦語汝所未知者舉伯夷叔齊以下十餘人行事教之子貢跪曰請退而記之此所謂知人也夫知人則哲古以為難若辨人是非邪正俗士優為之聖人所戒豈以為患

論語詳解卷二

為政第二○學而後入政故次前篇

郝敬詳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拱之

躬行心得曰德政正也綱紀法度以正百官萬民者也為政以德見諸施為者皆本諸孝弟忠信之良以達諸天下所謂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大學止於至善定靜安慮而國治天下平者也北辰星名一名北極居天中天體與眾星旋繞而北極居中不移人主中心無為以守至正天下向化其象如

此共環向也

既曰爲政是大有設施也。又曰居其所不動何也。號令文章皆本諸心。羣工勵翼。百度脩舉。而人主心正。意識運于無形。故天下日靡然向化。而不見人主作爲之迹。苟心不正。身不脩。徒倚法令。君勞而民擾。誰其從之。此理甚明。其機甚隱。故有北辰之喻。天體運而不息。無一刻停。獨北辰一點。覺其不動。人主四海萬幾。亦無一日停。獨君心一點。覺其不動。如舜禹勤勞。而曰無爲。曰無事者。有事而順事。無情也。大學平天下。理財用人。惟君心絜矩。而億兆之好惡。脉脉隨君心轉。前後左右上下。各得所。豈家喻戶曉之邪。

北極五星。第一爲天樞。居天中。謂之北者。自人望之。居北也。屋脊梁曰極。天有南北極。而天體斜偃。北高南下。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天與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旋轉不停。而天樞一星。獨居天心。如車軸頭。不離本位。謂之北極。卽所謂窺以管。而不出管中者也。又謂紐星。○天形如丸。轉而無形質。但如勁風之旋。當晝左旋。向右。將夕前降。歸後當夜右轉。復左。將旦後升。趨前。旋轉不息。南北兩端。前高後下。乃其樞軸不動處。○萬物之精。上爲列星。

星者散也言其列位布散也故祭星曰布淮南子云日月之淫氣精者為星春秋題辭云星精也陽之榮也陽為日日分為星故字從日生二十八宿皆星獨南方中宿名星者正陽也天文志云星者金之散氣其本曰人孟康注云星石也金石相生人與星氣相應也緯書云山川之精上為星各應其州城分野又云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其以神者有五列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四布于方為二十八宿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咸得繫

命○左傳晉侯問士文伯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辰者列宿之位分日月所會之次舍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奇二十八宿周羅日月右行于天日行近天而疾月行卑而遲日每日行一周天而稍弱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與日會于故處其所會之星次謂辰辰時也星以紀時也一歲十二會故為十二辰即子丑寅卯等十二也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篇大要不越美刺二端美善刺惡惟欲人正其心勿入于邪而已蔽斷也斷獄亦曰蔽獄六經之

言莫匪正。獨舉詩。因詩辭斷詩也。蓋聲歌之道。和動為本。過和則流。過動則蕩。記曰。樂者。反情以合志。如鄭衛之詩。聽其聲。皆似男女狎語。而逆其志。皆忠臣義士。故曰。詩者。志也。善學詩者。以無邪之思。逆作者之志。則三百皆正言。不然。以辭害志。失之流蕩者。有矣。朱子錯會鄭聲淫。謂國風多淫詩。凡似男女語者。盡斥為淫奔。以附會思無邪。非也。其曰。凡詩言善者。可以感發人善心。言惡者。可以懲創人逆志。歸于使人得其性情之正。此語得之。

思無邪。魯頌駟篇之辭。是詩頌魯僖公牧馬告成于廟。季孫文子請于周而作也。夫頌本王者宗廟之樂。歌惟天子作樂頌功德。諸侯不敢作禮樂。魯有頌僭也。故夫子作春秋。因魯史刪詩。不列魯風。而存魯頌。此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思則得之者也。故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僖公繼亂于魯中興。不為無功。而僭郊僭禘。自僖公始。文子附東門襄仲。助宣公奪適已。又與臧孫謀逐東門氏。季孫專魯。實由文子。當時顧稱為三思。子云。再思可矣者。譏其初未嘗一思也。此又即其所為頌者。摘其語。砭其邪。與譏三思意同。聖言微婉。解者不

達

風雅頌三經共詩三百十一篇。內逸六篇。實存三百五篇。諸侯之詩曰風。天子之詩曰雅。天子宗廟之詩曰頌。皆掌之樂師。被之絃歌。以諧八音。合萬舞。其辭皆關係民風治道。其旨不越美刺二端。人事有得失。則人情有好惡。故詩者志也。志生于心。發于詩。美刺存。勸戒彰。而管絃以歌之。八音以間之。齋舞以節之。使其聲容足以滌蕩人情。善惡足以感動人心。先王所以採詩作樂。典之大師者也。周衰禮樂壞。王侯亡等。列國之詩。不屬于天子。可述者。惟衛鄭齊魏唐秦陳曹八國。而邶鄘卽衛也。檜卽鄭也。幽卽秦也。十五國亦虛名耳。故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朝廷百官有司。會同宴饗。宗廟祭祀。禘嘗之事。東周六百里之邦。畿欲以供周官六典。脩文武舊觀。難矣。是不惟鹿鳴天保。維清思文。不復作。卽近如幽厲以來。卿大夫獻納箴規。亦邈無聞焉。雅頌絕響。國風希聲。掌故所存。士類所肄習。唯二南鹿鳴天保文王大明以下。正風正雅諸篇。與商周二頌。其餘變雅變頌。多幽厲以後之作。抑有列國之詩。出于東遷後者。或傳之故老。或寫之各國。遇聞瞥見。并加採輯。芟其浮俚。擇其

正音合于雅樂者三百十一篇皆可以垂彝訓被歌頌者也。而文獻不足。墨一漏萬。如杞宋舊邦。晉楚大國。許蔡滕薛。皆無一篇存者矣。方文武成康之盛也。九州千八百國。莫不各有詩。使其尚在。美惡并傳。是非昭然。卽春秋可無作也。故春秋者。補詩亡者也。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果爾。何以稱亡乎。古序備陳作者之志。與聖人刪定之心。至宋朱元晦。謂詩不專爲美刺。詆古序爲妄作。夫詩誠有不專爲美刺者。是朝風弄月。辭人之綺語。當世豈乏之。則大史所不採。聖人所不錄者矣。旣詆古序爲鑿空。又以己意爲新說。代之。夫古人千載上旣爲鑿空。後人從千載下懸斷。其非鑿空乎。愚河漢而不信也。詳詩解。餘見述而篇。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道與齊皆教民爲善也。道謂開化引導。齊謂比試責成。政謂法令。刑謂鞭朴。德卽孝弟忠信禮。如冠昏喪祭。不仁之君。教民不本諸身心。始以政令諭道。使行。繼以鞭朴督責。使齊。彼民畏上。勉強糲飾。求免于刑。而無以感動其良心。終于無恥。雖有政刑。將奈何。惟仁君以躬行實意。道民爲善。又制爲品式。使知所持。

循民迪于其德。自將恥其不善。倣禮而行。盡格其舊習。而政刑可無用矣。感動則恥。變化則格。格革也。猶大學格物。孟子格君非心之格。堯舜不廢政刑。而皆本諸德禮。桀紂不務德禮。而全倚政刑。如御者適馬之性。德也。銜轡禮也。鞭策政刑也。不適馬性。委銜轡。徒持鞭策。其何以行之。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此章聖人自敘生平。而歷證其所學也。夫子嘗自任好學。不知老之將至。此章首言學。卽槩平生。三十以後。皆學之實跡。按年默證往事。至七十而學極志始遂。人生八歲。毀齒。乃有識。學書計。七八十五。陰陽備。成童入大學。學經術。雖聖人亦然。心之所期。向曰志學。卽時習之學。該終身兼萬事。朱註云。大學之道。拘也。效法曰學。卽所謂矩也。矩未從心。故須學。十五時志氣清明。已無物欲之雜。而專心于學。至于三十。壯而有室。理男事。卓然幹立。無所屈撓。如爲委吏。乘田。皆三十以來事。詩所謂膂力方剛。經營四方。此時也。四十強而仕。行當大任。出謀發慮。故漆雕開未信。不敢仕。聖人于世故人。情物理。幾微洞晰。宰中都爲司

空司寇。皆四十以來事。孟子謂四十不動心。願學孔子。此也。五十曰艾。服官政爲大夫。由司寇進攝相事。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阻之。乃去適衛。適陳。曹宋蔡入楚。此十餘年間。厄于匡。伐木于宋。絕糧于陳。艱難危險備嘗。故自謂五十以學易。吉凶禍福。身親歷而知。行止皆天命。非人力也。六十曰耆。指使是時。道旣不行。弟子日進。問道終日與言。鄙夫空空。兩端必竭。如虛谷應聲。洪鐘答響。言必遜心。不思而得。若決江河。無所凝滯。凡諸器雜毀譽。邪說簧鼓。舉不足以亂其聰。故曰耳順也。七十曰老。而傳古者七十致仕。稱老夫。是禮法所寬。子弟所取則也。人情衰至。便驕。聖人聲律身度。無忝爲父兄師長。言出卽法。行出卽則。渾耳目口鼻卽天性。視聽言動卽天理。不必言志而恣其心之所欲。不必言學而矩自在中。是能裁成吾黨。可以爲人師矣。

聖人生知卽安行。不分知行。不落階梯。自少至老。雖有漸次。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原無優劣。惟据所閱歷。證所自得。大約似此。蓋聖學無事外之理。凡論語言道無偏上之學。舊註懸空鑿理。窟強解。欠通十五志。學何待三十方立。旣立何待十年始不惑。豈立時

猶惑邪聖人知命何待五十。或云卽中庸知化育易窮理盡性至命如此。則是至境。又何待十年。方耳順。佛書以聲聞爲小乘。以耳根爲圓通。解者據此論聖脩理同而事非也。人心通達。每由聞入。識情牽引。惟耳難防。故喜多生于見。怒輒發于聞。垂旒蔽目。則難續塞耳。聖人中虛出入無礙。言無逆耳。心自忘物。知命以後。氣息消融。是非毀譽如風過樹。莊周謂之天籟。有何揀別。而以櫻寧至七十從心。非有加也。年老懸車。不縈世累。生死晝夜任運轉移。故從心應矩終焉。前後歷階六等。不越始中終三境。十五志學。至三十立而志定。幼境也。四十不惑。至五十達天而惑盡。壯境也。六十耳順。至七十從欲而順化。老境也。始十五年。幼學之事。中二十年。涉世之事。終二十年。爲人父兄師長之事。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皆據每十年中間爲一變。始自十五至三十五。皆立境也。三十五至四十五。皆不惑境也。餘倣此。大約追數往跡。彷彿似此。如大學八事。執定則牽掣難通。此章執定十年一變。亦難通。

耳順不思而得也。從心不勉而中也。纔容思便有凝滯。纔容勉卽不從心。五官惟耳合虛。目有開閉。口有

吐納鼻有呼吸惟耳無出入以靜爲神故色來易防
不見可欲卽心不亂惟聲不循而至驚神聒性不驚
不聒故是難事惟聖人神與虛合知解情識化乃能
之

從心縱心也矩帝則也詩詠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夫子所以師文王也與十五志學正應欲不合矩
故須學及矩從心欲則學化爲矩志化爲欲欲在學
時爲聲色臭味在從矩後卽仁義禮智心純卽欲是
理心雜理還爲欲神明變化幾希之聞耳

矩由人生卽今之曲尺人身自腰以下曰磬折考工
記半矩謂之宣人頭頂髮希處曰宣易說卦巽爲宣
髮一宣有半謂之櫛一櫛有半謂之柯一柯有半謂
之磬折人身長八尺腰上三尺五寸腰下四尺五寸
有矩象矩爲百物之度身爲百行之度聖人身爲度
折中矩大學以君身爲矩不言規而言矩者從圓易
從方難也

曲禮云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
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
七十曰老而傳致仕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內
則云三十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四十始仕

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十命爲大夫七十致仕正與此章之義合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孟懿子名何忌魯孟孫僖子釁之子昭公七年僖子從公入楚不能相禮病之及卒屬其二子閔與何忌事孔子學禮焉閔卽南宮敬叔也何忌問孝夫子因其父治命教之以無違言孝子當無違其親之命蓋欲勉以向學而未及與言禮也旋慮懿子不達三家

強僭將恐從與其父兄非禮以爲無違則誤矣因樊遲侍側夫子申言無違之旨遲仕三桓與懿子友使之聞之念其父學禮之命家庭凡事守分不違禮卽是不違于父君子愛人以德以禮愛親是孝之大者生事葬祭括盡孝子一生三事合禮在家爲孝子在國爲忠臣矣

夫子告懿子無違始非不詳但未及禮耳朱註謂懿子不能再問夫旣答人之問又畱半語待再問甚無謂也卽單言不違亦是順親之孝何傷祇慮其昧禮一槩無違則不可禮有品節限制上下以辨從違以

言言言解 卷二 十一
言
進如其禮而莫違不亦善乎如其非禮而莫違將有
苟且曲從過當之事故不得不補前說所未備正是
教誨無已之心

樊遲御猶曲禮御食于君之御詩云琴瑟在御授几
有緝御內則五日之御皆言侍也舊註御車非也如
子適衛冉有僕則御車矣

樊須字子遲齊人少孔子三十六歲孟孫本仲慶之
後桓公四子長莊公次仲慶次叔牙次季友仲慶本
仲氏稱孟者大夫不敢祖諸侯仲自爲孟也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不言人子事親之道但言父母愛子之情使人子惻
然深念乃所以爲孝疾是陰陽之患氣數之不可免
者父母常爲子憂倚望之重愛護之篤也況于匪彝
不材投身兇危之地父母豈願其子之有此也哉故
曰孝子不登高不臨深蒞官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
非孝也曾子臨終啓手足樂正子春傷足三月猶有
憂色皆以此而儆戒三家之意婉且切矣唯者惓惓
之意不作獨訓

孟武伯名蒧又名洩諡武懿子之子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

養不敬何以別乎

此聖人法語之言。三復令人汗下。養者愛之屬也。知愛而不知敬。世俗以爲孝。夫犬馬亦知愛其所生。得食亦相呼。人不能敬其親。與犬馬何異。晉束皙詩云。嗷嗷林鳥。受哺于子。養隆敬薄。唯禽之似。用此意。兩能字可思。如以能養耳。物皆能惟敬。則人能之。孝子能盡之。坊記子曰。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唐馬周云。臣不幸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凡犬馬皆人子。自況也。釋語自我爲能對能爲所。孝生于愛。禮主于敬。愛而能敬。親而能尊者。禮之至。

也。天尊而地親。故祀地以大牢。祀天以特犢。天尊故敬也。爲父斬衰三年。爲母齊期。父尊故敬也。可知先王制禮。人所異于禽獸。惟能愛又能敬。知親又知尊也。禽獸知母不知父。故親而不尊。愛而不敬。先王制禮立人道。以敬爲本。義爲質。所以節其愛而濟其仁也。犬馬無別之說。本此未達者。疑聖言已甚。前後答問。孝四章。始于敬。終于愛。無違于禮。是不敢慢親。唯疾之憂。是不敢辱親。其次養。其次色。先敬而後愛也。人子于親。非大逆。未有不愛者。非真愛。鮮有能敬者。

○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字子游。吳人。少孔子四

十五歲家語云魯人索隱云仕于魯吳人也今吳郡有言偃塚

說文犬狗之有懸蹄者子云視犬之字如畫狗也狗叩也其吠如叩物聲有節也犬爲六牲之一孕三月而生種有三一田犬二吠犬三食犬王制云大夫無故不殺犬○馬怒也武也字象馬頭髦尾四足王者駕馬故其字從王馬孕十二月而生高六尺曰驕七尺曰駮八尺曰龍數馬以匹言其長如布匹也韓詩外傳云顏回望吳門見匹練孔子曰馬也然則馬之光景一匹長耳故後人數馬以匹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人情處疎逃惟色易假處庭幃惟色最真人子于父母恃愛徑情少拂意則有愠色不順則有傲色甚者冒觸忌諱疾顏倨色試思此等處何爲其然也若是真孝子父母愛之有喜色惡之無怨色朝夕親所下氣怡色試思此等處又何爲其然也祭義云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孟子云樂則生生則惡可已坊記云閨門之內戲而不歎嚴威嚴恪成人之道非所以事親也家語云

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孝子承歡在色故曰色難服勞奉養可以觀色服被諸身也子弟于父兄無爾我父兄有事卽子弟之事爲服其勞子弟有酒食卽父兄之酒食爲父兄陳設饌陳設也猶儀禮饌于西塾之僕此自家庭事父兄之常然不孝之人服勞則有難色供養則有吝色能服勞供養則有德色賈誼云秦民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諄語此烏足以爲人子乎曾參養志其色可知曾元養口體其色亦可知是以難也

問孝同也告三家以禮以憂告游夏以敬以和應癘施藥賢愚隨量所謂如時雨之化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進質于師退辨于友教學之常故與言終日退而省其私如愚者百言百唯漫無短長渾然不露辨才沈潛之至也及其退與朋友辨析所言所行如草木生氣勃勃鬱發揮飽滿無少虧欠始信神明淵涵非愚似愚如曾子以忠恕語門人亦是退足以發蓋大道無隱聖學默識言語文字道之皮膚也聰明材辨學之枝葉也是以賜商穎悟不過助我回愚參魯竟以得

言言言角
之雖聖人自謂無知多識不如一貫也。夫子深喜顏
子之不違而又恐諸子恥好問故其稱回以愚不愚
善巧形容非著迹之語聖人無行不與豈待終日言
傳顏子心領神會何事私居辯解夫子亦何須退省
始信朱子謂省之日用動靜語默足以發明夫子之
道夫子終日言得許多私居一時行不得許多亦一
時省不得許多譬如視聽言動畧省得四代禮樂何
處去省註疏得之

顏回字子淵孔子弟子魯人少孔子三十歲二十九
髮白三十二而卒家語孔子云自吾有回門人日益
親弟子行云夙興夜寐諷詩崇禮行不二過稱言不
苟顏回之行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
以御于天子則王者之相也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平聲哉人焉
廋哉

此教人誠意之學非專操此術窮人也以用也如則
何以哉之以以者人之所挾而用也或以仁義或以
功利事迹大端可見就使仁義須觀仁義所從來或
是色取或是由衷就使由衷或偶然一念激發或究
竟安止不遷必安乃為真君子苟幾微小假其能安

乎安地位峻絕。聖人亦惟安。春秋穀梁傳云常事曰
視。非常曰觀。觀詳于視。察又詳于觀。觀察二法不離
視。由安二狀不離。以小人欺世盜名情狀盡露于所
以就。所以處觀察自然先覺。非猜忌刻核之術也。度
慶同匿也。焉何也。不定之辭。重言歎辭。與孟子語畧
殊。孟子決人情難隱。此慨人心難測。三術窮矣。未知
人又何以匿哉。蓋君子以不肖之心。逆天下非得已。
小人情狀鬼域。終非法術能窮。故曰始吾於人聽言
信行。豈意世態人心至此極乎。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世間道理皆因現成。非出創造。是曰故。心思見聞。日
日開發。是曰新。古人嘉言善行。載在典籍者。皆故也。
就中參究得義理出。卽新也。溫有二意。一是不疾不
徐。溫養之意。一是再三重復。溫煇之意。不猛曰溫。不
寒亦曰溫。知兼行也。外資之見聞。內體諸身心。涵泳
久。自然源頭活潑。天機濬發。取之逢源。不似按本格
套之學。故曰可以爲師。今之師者。佔畢記誦。枯槁無
生意。如學記所云。豈可爲師。故曰人之患在好爲人
師。唯善學。乃能善教。惟善教。益徵善學。故曰教學半
聖人。每以學不厭教不倦對舉。而自稱爲好學。時雨

化之七十子心服有以也。彼好爲人師者，自足而廢學，良知錮蔽，何有于新？并其所教者，亦非矣。烏能人已兼成乎？

或曰：溫故離文字，非也。焉往非學？何況文字？天下義理盡歸六經，舍古訓空譚良知，則殆矣。凡聖人言知，卽是行。義理著于經籍，良知根于天性。外資諸經籍，內合諸良知，不昏而置之，不強而索之，潛玩而徐思之，顧諟而存養之，日用作止，語默有惺然會心處，便是知所未知。孟子云：有事無正，無忘無助，此之謂也。故不溫則新無由知，不知新祇爲不溫，故非兩項也。

子曰：君子不器。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文中子云：變通之謂道，執方之謂器。道者周流六虛之路，器者各適一用之名。如舟用宜水，車用宜陸，反是則不能相通。蓋用旣局于有，則體不能全于無。君子體無含虛，與道合真，故能乘運委蛇，隨時卷舒。所謂無可無，不可變化之宗，道義之門，豈斗筭之淺量，挈瓶之固守而已乎？大抵耳目伎倆有限，神明默識無窮。苟無意必固我，自與大虛同神。夫子無知，顏子屢空，皆自根本融會，非向枝葉較量。較量枝葉，必有長短豐約。

君子卽有所不知不能自無害其爲不器也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句其言而後從之

先後猶云緩急子貢善爲說辭夫子憂其多言而躬
行不逮故告以君子先行先行謂不言而行也其言
謂凡言語而後謂居行之後猶恥其言過其行之意
從隨也不先不迫之意其言也旣不敢居行前其後
言也又不敢急遽苟言雖躬行有得亦含蓄從容如
此則言不浮行發必當理乃爲君子之樞機或曰先
行可也何必後言蓋道以言傳豈獨爲君子而不以
誨人故終不能無言後言者非必卽言所行先行者
非必卽行所欲言意自開豁解者多泥如論語二十
篇孰非聖人先行之言巽順雍容金和玉節便是後
從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普函曰周判合曰比君子蕩蕩平平小人沾沾煦煦
君子從大虛起見萬物一體小人從形骸起見爾我
親昵或曰易象師比詩歌順比非君子與夫易比以
一陽得位顯比天下詩言明德王此大邦卽比皆周
小人何能及此國語云忠信爲周君子至誠體物大
公不遺小人龔取附會同已二三人之間耳

世間賢否善惡其辨只在幾希君子小人相去遠而極相彷彿故曰舜與瞽之分利與善之間易所以知幾介于石不終日也故聖人于周比和同驕泰往往決其疑似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學效法之名善學者身習之心卽思之耳目與心思原不偏廢有等依傍見聞心上全不理會者有等望空懸想更不參考體驗者依傍見聞則天靈不開必至于冥行望空懸想則程法無据未免于捏抗大道顯微無間聖學內外一貫也罔猶罔象之罔昏迷意

殆近也幾及意又危也不安意近而未安曰殆子云佞人殆詩云勿小人殆皆言近而危也道理不得落實平穩其狀如此

此章所言卽知行合一之明法後儒謂先知後行誤矣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易曰天下一致而百慮殊途而同歸天道有寒暑昏明地道有夷險平陂世道有治亂興衰人道有是非得失莫不同出于大虛屈伸消長向背從違各有自然之故當然之分達人順理時行乘運委蛇自能各

止于其所而借之于大通並育並行不害不悖天地
所以爲大也若夫小知之士不能通方偏執爾我分
頭別緒自謂防微杜漸動而相攻彼端方隱我先駭
異彼見我異甘心異我毫釐之罅遂成大隙矛盾冰
炭而世道瓦裂矣豈異端爲害實由我輩攻擊至斯
大抵天下無不同之道而其端起于自異天下有不
必同之端而其害生于相攻能銷鎔其端則可以無
害曰斯曰已者言其速而甚也攻如攻敵之攻端者
兆方動而尚微善養而潛移之猶可以化異而爲同
易道尚包荒聖人不爲已甚如南子互鄉公山佛肸
楊虎原壤輩豈曰不異彼注其耳目則聖人皆孩之
故曰鳥獸不可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小人有
才小道可觀用之則皆吾資而攻之則皆吾敵矣或
曰孟子距楊墨非與曰聖賢分量不同遭時各異聖
人如天無所不覆賢人如地自有分壤春秋初年百
家之學未騁仲尼宗主斯文三千七十士一統大道
未岐而洙泗之間斷斷如夫子憂之曰予欲無言吾
道一以貫之逆知其將有聚訟之端矣及乎夫子沒
七十子之門人後裔轉相訛承是非蠶湧至于戰國
處士簧鼓言語文學化爲戈戟上下相傾釀成焚坑

之禍。聖人先五百年已識其端。與其害矣。孟子生于七王之季。人心世道大壞。燎原滔天。非復始然。方達之時。包之亦無益。調之則已晚。故不得不退。自防閑守先聖之道。以待來學。豈爲抱薪拯焚。控參解闕。以攻益攻云乎。當時自謂與楊墨辨。而楊朱墨翟死久矣。稷下諸人譚天炙轂。相與列第同朝。而仕七篇中。未嘗置一辭。唯曰。君子反經而已。經正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依然仲尼家法也。何嘗有攻異端之事。使孟子當世。攻稷下諸人。未有不害者。此義不明。漢唐而下。儒者動以攻異端爲正學。以距楊墨爲聖人之徒。其流弊至于黨錮禍起。宗社生靈受殃。經術不明。所係大哉。宋程伯淳有云。新法之行。吾黨激成之。說者謂伯淳氣象似顏子。誠然。誠然。

自聖人視諸子百家。如人一身。耳目手足。各司一官。非可責以相通也。是故哀多益寡。稱物平施。所以大道爲公。無可無不可。異端不止。學問包括天下國家。事甚遠。凡利害同異。事後乃見。其初發端。不甚相遠。只宜早辨。乎化。不宜輒攻。攻端人謂先著。其實大失著。聖人知幾。正在此。凡言攻者。專心竭力。子云。攻其惡。勿攻人之惡。攻人者。其力易詘。受攻者。其謀轉深。

故君子攻小人疎而小人攻君子密。君子密，君子勝，無過求。小人勝，其害不可言。聖人教人，勿攻異，勿開端，世道民生受福，不可不服膺也。

子曰：由，誨女。汝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知，洞曉也。知者，心之神明之。猶此也。指所知之理也。為，猶作也。為知之者，行知之事也。三知之語，緊接應。不知為不知，落泊在末句。言我教汝所謂知此理者，惟真知此，乃作為知此，未可以不知此，作為知此也。汝苟不知，即退然行其所不知，雖于此理未知，而汝能自知其所不知，則不慮之良。乾知之體，了然明白，是非之心，逐處惺悟，可必無冥行罔作之弊。此知之實地也。豈必徧物皆知，然後謂知之乎？

凡聖人言知，合行為知也。兩為字，即是行處。人心知量無窮，躬行有限。若不體驗，離行言知，必至荒宕狂逞，非易簡之至德。不學不慮之本體。故中庸言大知本于行，言仁勇本于知。誠則明，明則誠也。民可使由，由處有知，不可使知。知虛則蕩，蕩則其民不可畜。其學不可用，勇者聞之斯行，不知而不闕，則所知非其所行。所行非其所知，為詐為欺，為彥為野，從來矣。故

夫子呼其名告以知之蓋約之使實抑之使平撥之使開提之使醒也知之爲知之者遵所聞行所知也不知爲不知者闕所疑辨所惑也如此則知常寓諸庸而行不過乎物聞見不違于踐履躬行常稟諸心得則可以無鹵莽滅裂冥行之病乃謂之知故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所以行之者一也知擇仁守乃謂之強他日又謂子路知德者鮮有德則其知真好知不好學則其蔽蕩誠慮夫虛見無實之害也故四教不舉知其言知曰仁守之不如好之不如樂之論仁又曰未知焉得仁故曰知者見之謂知仁者見之謂仁百姓日用而不知民使之知則不肯由矣是以大學致知在格物而統于誠意明不離誠無行外之知也勇者知不合行如射者但至不求中故孟子云知譬則巧聖譬則力至爾力中非爾力卽知行合一之義後世立教謂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是使民知之而後由之也非至當之論夫不學不慮人皆有之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此是非之心豈待先明諸心知所往而後力行以求至乎

子路剛直果決原無含糊隱瞞之意但其氣質激昂學問少精研遇事猛任更不虛懷審量惟求增加不

務退損此兼人者之偏蔽也。如子見南子欲往公山佛肸，卽艷然不悅。聞浮海輒喜，論正名爲迂言。仕曰：何必讀書言志，以大國自許，其力量拔山倒海，多鹵莽之病。故教以凡事反觀內照，虛懷自審，則浮氣自銷。此易簡良方，而語意重，不知邊恒情知之爲知之，易不知爲不知，難勝氣未平，不肯卽撤然空舍。大舜惟舍己，故濬哲顏淵惟屢空，故知幾若肯虛懷，不知卽爲不知，自無率爾野嗔之蔽。此章之言，所謂由也。兼人故退之，朱子詆其強不知以爲知，甚矣。又云：由此求之，有可知之理，夫不知爲不知，爲卽有求在。聖言無漏，不須幫補。

子路，孔子弟子，姓仲，名由，魯之卞人也。少孔子九歲，好勇伉直，初服戎衣，拔劍舞，見孔子，孔子設禮誘之。子路遂儒服，委質爲弟子。先仕于魯，季孫以讒不能去，仕衛，遇蒯瞶與其子輒爭國，子路死，輒難。孔子痛之，曰：自吾有由，惡言不入于耳。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爲學干祿，如問行問達之類。子張材高，意廣，馳騫之，念勝精約之思，寡樞機不密，尤悔必多，卽希世得祿。

自省有愧故夫子以真脩教之凡聞見不厭多但患
 不精言得于聞非有實據故多疑疑則闕之行得于
 見雖有實據時異事殊強合未安故多殆殆則闕之
 聞見雖多不疑不殆有幾疑殆既闕可言可行有幾
 故曰其餘斯則簡十千千百不為不精矣而猶未
 敢自信自安輕言之尤必慎乃言慎乃行如
 此則其言行豈不盡善乎而猶未敢釋然自足也庶
 幾寡失言之過而已矣尤過也庶幾寡錯行之悔而
 已矣其功極精密其心極謙虛惟日教內省求免
 尤悔之不暇何暇更念利祿潛消誠至
 于如此則雖貧而無祿哉顧其中有充然常豐者矣
 聞見多便是廣貯蓄疑殆闕便是颺秕糠慎言行便
 是節饗殮寡尤悔便是無凶年道德豐滿仁義飽足
 豈羨外來之穀祿祿在其中全在寡尤悔處見身心
 無尤悔自覺隨寓安穩無少虧餒何藉外來浮榮幫
 補凡言在中者皆不待外之辭子張求在外故以在
 中藥之朱註云祿不求而自至則猶外之也此干祿
 之巧者非聖人本意

脩晦養
 忠信誠

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言行君
 子所以動天地也除却言行與世無交為學真切無

過言行發。邇見遠必由言行。寡尤悔似未盡善。然尤悔寡極難。脉脉體勤。日用細微。流注無處不是。尤悔工夫到此。何暇干名。自然光輝利達。若少見已寡。便落尤悔叢林。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陳人。少孔子四十八歲。弟子行曰。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悔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民服有二。有悅服。有畏服。明則悅。斷則畏。哀公愚弱之主。故夫子以明斷進規。舉者捧而升之也。錯者委而置諸地也。諸衆也。正人曰直。邪人曰枉。人之生也。直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故民服。莫如直。枉者不錯。非矣。更舉而加諸上位。舉枉非矣。又置正人于地下。失一正人。非矣。今衆正併棄。背理拂情。莫此爲甚。

哀公名蔣。定公子。四歲卽位。在位二十七年。謀以越人伐三桓。三桓攻之。奔于衛。遜于邾。遂如越。國人迎以歸。卒于公孫有山氏。蓋三桓之徒弑之也。嗟乎。魯公室卑久矣。自昭公不忍其詬。輕發以敗。哀公孤弱。

言言言言
愈甚而欲復五世既去之政難矣戴記家語及二十
篇多記公問政問禮問學似惓惓有志欲為而生不
逢辰七年之病無卒效之藥雖以仲尼七十子濟濟
宗國不能起其衰微信乎時者聖人所不能違而位
者聖人之大寶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
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敬忠勸三者皆格民心之事康子以使為問是豈可
以使得者感格之本不在民而在上容貌者德之符
中心稍慢即外貌不莊故易言復在脩身心正而後

身脩視聽言動必以禮曾子告孟敬子三貴首容貌
夫子言知仁終莊蒞未可色莊為也臨之以莊則齊
明盛服非禮不動民自起敬孝慈二者兼脩能孝又
能慈本仁愛之心推以使衆所謂豈弟君子民之父
母自潛銷狡詐之奸蓋心一耳事親為孝保赤子為
慈事上為忠人有秉彝此掣彼動其機如此舉不當
善善不獲舉舉善而棄不能與督過不能而不教皆
難望民勸而教尤為喫緊教不能意思真懇舉又隨
之民焉得不勸

季康子魯大夫名肥季桓子之庶子也哀公三年桓

子有疾命其宰正常曰南孺子方娠生男則以告而立之生女肥也可南孺子季桓子之妻也既而果生男正常抱以告于朝請立之康子使人殺其男遂自立也初桓子將死謂康子曰昔者孔子幾與魯矣以吾受羣婢故去我死汝必召之康子竟召冉求凡記冉有相季氏事皆季康子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句孝乎句惟孝句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魯季孫意如逐昭公客死于外廢其二子立其弟宋是為定公定公繼立無友于之思夫子時尚未見用

不得為政故援孝友答之即告子路正名之意書言與今文小異孝乎贊勸之辭贊孝之美勸人行孝也人惟孝父母則自知友兄弟本言兄弟先言孝乎者惟孝乃愛兄弟也定公忘兄弟即是忘父母詩云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母曾莫我有即善意故夫子引言人皆有父母兄弟能親親長長舉此加彼無處不可施行如書所云亦是為政矣如或人所問何者乃為為政乎蓋政者正也家人昵于私情國人正以公義論事家難而國易論序家先而國後故曰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因是知聖人之心入則事親從

兄出則事君臨民大行窮居原無加損大舜有天下
不與亦惟父母兄弟間底豫克諧故曰堯舜之道孝
弟而已矣

古者五十服官政爲大夫定公初年夫子尚未得政
朱註謂孔子不仕說者謂定公不喪昭公故不仕非
也聖人用則行舍則藏未幾爲司空司寇攝相何嘗
不仕

定公名宋昭公之母弟昭公出奔宋與昭公二子公
衍公爲從行昭公薨于晉乾侯季孫意如使叔孫告
于從者子家羈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

宋主社稷羣臣之願也昭公之喪至自乾侯及壞墮
宋先入季氏立之二子遂廢葬昭公于墓道南不使
附先域意如之惡稔矣當時不敢言定公不能問意
如死其子桓子斯當國夫子爲魯司寇乃溝昭公墓
合諸先公小試輒引去嗟夫豈徒爲受女樂三日不
朝而去乎定哀不可輔季氏不可除雖爲政奈何病
在膏肓盧扁不起善爲國者圖之豫耳

惟孝友于兄弟二語註謂書君陳篇之辭按尚書本
漢文帝遣大常掌故晁錯詣濟南伏生親授共二十
有八篇此真古書也原無君陳等篇君陳篇出古文

尚書相傳漢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諸壁中至東晉始行于世詳其文辭不如伏生所傳恐是秦漢間人補葺君陳亦不詳何人据序云周公既沒成王命君陳尹成周代周公則其人周召之儔也而周召諸誥無一字及之篇中文字片片在齒牙間不似二十八篇神情勃鬱易辨耳所云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因論語補入而置諸篇首王若曰下卒然無味並他書共二十七篇凡經傳引語採輯畧備終不能滅填補之跡詳書解餘見述而篇雅言章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倪小車無軌朋

其何以行之哉

信者人身中神感神應之真心老子所謂其中有信即人之生也直之直大學藏身不怨之怨人所以酬酢萬變惟此真心心心相待故能推行無滯譬如車是死底牛馬是活底車所以應牛馬運動者其間有輓軌聯絡耳事物是死底人心是活底事物所以隨人心轉動者其間有信貫通耳若人昧此真心為鬼為蜮天理亡良心喪一膜外皆胡越跬步不可行何異于無輓軌之車夫人機事機心豈不自謂必行而世路羊腸輪摧馬死敗不旋踵前車後車今古同轍

可不戒哉

凡車崇廣長皆六尺六寸。轅長一丈四尺四寸。一木當輿下，直出輿前，勢遠曰轅。上曲如舟曰輈。詩云：梁輈高起，似梁也。必高起者，下容牛馬也。轅端有橫木六尺六寸，當輿前，平如衡，曰衡。衡下有缺如半月，扼馬領曰軌。軌，月也。若牛車，另縛小曲木于衡，扼牛肩曰輓。輓，貳也。小也。衡下又小木也，乘車駕馬任車駕牛，易曰：服牛乘馬。○黃帝始造車，故號軒轅氏，其制未備。駕牛，黃帝裔孫奚仲，事禹為車正。薛國始祖也。廣車制，駕馬。凡車崇廣皆六尺六寸。前軾後戶，居中

而方，受載者曰輿。輿，卽車箱。上覆而圓如屋者曰蓋。夾輿兩旁，圓而仄轉者曰輪。當輿底一木中出，輿前者曰輈。一曰轅。轅，端橫木。駕馬曰衡。輿前後橫木曰軾。輿前手凭橫木曰較。較下近軾，重橫一木曰軾較。軾兩旁直木曰鞞。輪心虛而受軸者曰轂。轂中圓而轉輪者曰軸。輿下兩旁直木受軸者曰輳。又曰伏兔。輪中植短木三十曰輻。兩輪連軸共長六尺六寸曰軌。一曰轍。軸頭曰軹。軹間有鐵曰轄。輪外周邊曰牙。車上拖大繩于後，挽以登曰綏。式間有鈴曰和。古名器莫重于車。故制獨詳。大宗伯之屬巾車大夫掌之。

飾以金玉象齒五材六工皆備。詳見考工記。故曰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十者數之終。父子相繼曰世。易姓受命亦曰世。三十年亦曰世。可知謂知來也。易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往來相因。聖人即相因之理。教之子張之問甚險。夫子之答甚平。子張知來揣摩之知也。夫子數往知來。乾易之知也。子張用其知。而且暮如今古。聖人不用

知而百世如掌上。蓋宇宙千萬年。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莫非禮之自然。世教所以立。民物所以安。莫非禮為維持。故人道經緯。世變無過禮。大者三綱五常。小者制度文章。其制度文章隨時變通。其三綱五常。振古如斯。三代以前。今日以往。惟此君臣父子。惟此名物度數。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百世如在。何不可知之有。此與教子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參看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底公案。

道惟禮為大學。惟禮為先。禮者世道民物之綱紀。聖人動必言禮。所以約窮高者之病。言因所以答十世

也。禮卽所因之物，以答可知也。所損益卽在所因中，可知較重損益邊，所因處可知。人信得及損益處，可知人信不及，但以禮作一大證盟。天尊地卑，君臣父子，夫婦一切衣冠名物，決定不改者，百世如斯而就中增減相時，裁補朝三暮四之間耳。因循也。天地往來循環不斷，所以長久。人呼吸循環不斷，所以長生。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卽禮也。一陰一陽卽損益也。道不離陰陽，卽禮不離損益。陰陽互根以成道，損益相因以成禮。蓋世運盛則極，極則反；窮則變，變則通。多則衰，寡則益。升降消長，此往彼來。造化人事不能違也。往來相因而成，古今往順來逆而生。知數故曰易。逆數也。此理明白，易簡卽在尋常。旦夕孟子謂求其故，以利爲本，行所無事爲大知。此也。子張窮高，故夫子以此醒之。解者謂夫子志在從周，損益三代癡人說夢矣。

夏姒姓。初禹封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周武王問太公，吾將因有夏之居，卽今禹州也。及有天下，遂以夏爲國號。○殷子姓。初高辛帝嚳都殷，卽今河南偃師縣。其妃簡狄感玄鳥之祥，生契，事堯爲司徒，封于商。卽今陝西商州。十三傳至湯，復遷于殷，從其祖居。卽

亳都也。伐夏有天下，遂號殷商。○周黃帝之裔姬姓，其祖后稷事堯，封于郃，卽今陝西郃縣。至公劉遷豳，大王遷岐，居周原。武王伐商有天下，都鎬，卽今陝西西安府地。爲西周。周公營洛邑，是爲東周。東周卽今河南府地。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

二語切中世病，意緊相關。禍福念重，利害心切，則于不當祭之鬼神，諂媚徼福于明白之人事，苟且因循。故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智矣。世上不明之人，自是不斷求神禱鬼之人，必趨利避害，兩病同根。若夫努力名教者，決不徼求鬼神。

論語詳解卷二終

言言言解

卷二

三十三

友

